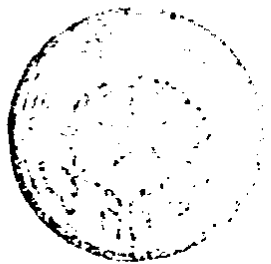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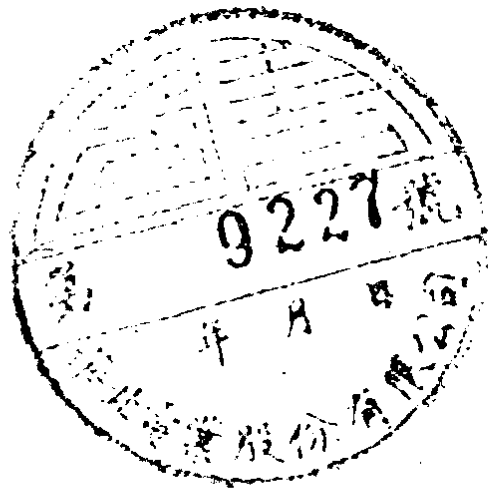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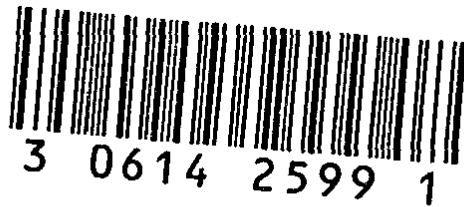


候光

陳綿著
三幕劇



未經本社同意，不准
上演或改編電影脚本



中國公論

中國公論 叢書之一

每月一日出版

全年八圓八角

半年四圓五角

每本零售八角

北京西四北小紅羅廠八號

中國公論社

中日事變解決的根本途徑

售價 壹元五角
函購另加掛號費一角五分

事變迄今六年，全面和平仍甚渺茫，真是遺憾！

對於這個曠古的大悲劇，我們該怎樣自省自責，去尋一個結束的途徑呢？這是大家共同不可逃避的責任。我們不能浮淺的說事變的發生是純粹由於英美的操縱，或各派利用抗日名義鞏固自己遂致弄假成真，我們也不能盲目的說這完全是中國或日本某一方面的責任。也正因為如此，所以滇緬公路切斷以後重慶反而更呼出「自力更生」的口號來，這證明了抗戰的延緩不全是英美外援所支持的。抗戰政府的內部除了共產黨是別具心腸外，其他事變前的分裂勢力都在繼續着抗戰，雖然近衛聲明，雖然國府還都，雖然中日簽約，雖然交還租界，但對於事變解決，却好像沒有什麼影響，為什麼呢？我們尋求事變解決之道，非先把握其因素不可，不能把握發生之因素，而隨便喊出幾個口號，便想結束這空前慘劇，是絕不可能的。中日事變的發生，有其歷史的必然性，欲圖解決，也唯有順從歷史之主流。「中日事變解決的根本途徑」這本書，對於這些問題，都有一個詳盡的答覆與檢討。茲附誌該書目次如后：

序.....	張城寧	和平之道.....	社論	中日事變四週年.....	石 燕
論思想戰.....	社論	和平運動的前途.....	社論	全面和平與革新體制問題.....	張君勱
我們對於建設東亞新秩序的意見.....	社論	論中日和議的基礎.....	社論	中日基本條約簽定週年紀念	
論和戰.....	社論	讀馬淵中佐告日本民眾之感言.....	王蔭泰	感言.....	社論
致中國知識階級書.....	室伏高信	所望於中央政權者.....	社論	從軍事勝利到政治勝利.....	石 燕
覆室伏高信先生書.....	吳明堂	向中央政府為民請命.....	社論	事變五年.....	何肇枬
答室伏高信先生書.....	魏 萍	中日問題解決的根本方向.....	社論	爭取民眾來歸.....	何肇枬
答中國諸君.....	室伏高信	世界動向中東亞民族之出路.....	社論	論中日問題之解決.....	何肇枬
歐洲戰事與中日問題.....	社論	善鄰友好的前提.....	社論	還都三年.....	何肇枬

序

我們感覺着黑暗麼？光明是有的，等一等罷！它遲早會來！「候光」的含意如此。

但是陷在深井而不思自拔，處在暗室而不思打開窗門或用人工燃起燈火，那是自甘暴棄！因爲光明雖然永在，也要我們努力去尋找去促使它出現。光天化日之下假使我們自願把雙目蒙閉，那我們還是見不到太陽的美麗。

「候光」是告訴我們不要悲觀，不要失望，但也不能無做爲地一味死等。我們若是不自己設法把迷障我們的幔幕揭開，那我們將要永處黑暗，即便光明就在那裏！

這齣戲是幾段小玩意兒湊成的。讀者若是見過 *Edna Ferber* G. S. Kaufman 費白女士同高曼先生的「星期一八點」劇本，可以知道作者應當如何地對他們飲水思源。因爲這齣戲的創意實是他們兩位。雖然與原著是那樣地不同。

近年來歐美因爲舞台設備的完全靈便，劇作家們的做法也就常常利用此種巧妙而把節目做得非常複雜變幻。這本戲的原文一共是十二段：序幕一段，第一幕一段，第一幕四段，第二幕四段，第三幕三段。作者嫌它太亂把它改成七段：序幕一段，第一幕一段，第二幕三段，第三幕兩段。覺得這樣似乎比原作清楚一點兒。序幕是請客的人家大門前的事，第一幕是請客的人家裏的事，第二幕三段是被請的客人中間三位家裏的事，第三幕仍是請客的人家裏，一段是客來之前，一段是客來以後。至於尾聲那是完場以後幕裏的餘音，並且作者的目的很是微小，只

希望觀衆裏面有幾位居然聽到耳裏而有所感慨，那樣他已經是很滿意了！

這是一段有錢的人家作排場請貴客的故事，表面上是熱鬧歡笑，但是骨子裏包藏着多少異幕令人感嘆令人怨恨令人悲哀。不過讀者或觀衆們看了不要懊喪，因為社會中的黑暗，明眼的人已然見到，一縷陽光已然等在那裏，只要有人揭開幔幕，就要大放光明了。我們所等候的不久就要降臨！

作者有一個希望也可以說是一個要求：排演這個戲頂好是在一所小的劇場，集聚三四百觀衆，平心靜氣地看着台上鬼鬧，或者能够得到些個會心的微笑。因為若是把它演在一個大的劇場，那恐怕它還不够熱鬧與火熾。

這是一個新的嘗試，本版只能算是一個草稿，故事的聯貫上不甚一致，脚色也都是些細線條的素描，沒有什麼濃艷的顏色。比之烹調，好厚味的食者恐怕要嫌它太淡。這是作者獻給諸位的一碗高湯，（謙虛着點兒好不好！）——括弧內的話請讀者不要注意，那是作者在自己教訓着自己——不，白湯——如果諸位覺得不甚可口，那麼就請諸位自己隨意地加上些細鹽，胡椒麵兒或是味之素罷！

陳 編 三十二，七，二十八。

友人孫以亮，魏石凡君曾爲這個工作幫我不少的忙，並且給我很多的啓示，我特在這裏道謝！大小女激菜也曾爲這個工作往往忙到深夜，她現在遠方，在本稿要出單行本的前夜，我很想她！

人物

- 乞丐
安有典(吳宅門房)
汪寶善(吳宅汽車夫)
紙店伙計
乞丐乙
吳爾丹(某公司經理)
吳寶(吳宅僕人)
狄四爺(銀行行長)
葛大夫(醫院長)
羅世蘭(電影明星)
穆先生(羅的管事人)
僕役
雜役
- 馬蘇伯(吳太太的姊丈)
飯店經理
賬房先生
美蘭(吳宅使女)
張媽(吳宅女僕)
李亦香(吳經理太太)
吳若琴(吳之女)
李亦文(馬之妻)
白太太(富孀)
祿祿(狄之妻)
秋桂(狄之使女)
蒲小姐(葛大夫的秘書)
葛慧欣(葛之妻)

時間 現代

地點 北京

幕表

序幕 朱漆大門 時間 初秋某日的傍晚

第一幕 吳宅內容廳 時間 全上

第二幕 第一景 狄太太的臥室 時間 前幕的次日

第二景 葛大夫診病室 時間 前景的次日下午

第三景 羅世蘭的飯店房間 時間 全前景

第三幕

第一景 吳宅外客廳 時間 全前景·傍晚

第二景 全上 時間 前景一小時後

尾聲 幕內

序 幕 朱漆大門

這是一座真正北京老宅門兒的朱漆大門。它緊閉在一間高過丈寬八尺的門道裏面。這雖是個前代的遺蹟，但時光却在無意中把它慢慢地改變了。門前已不見上馬石，窩洞裏的拴馬小椿也失掉了痕跡。就連門前數百歲的大槐樹也在十來年前，當展覽街道、修造馬路的時候被砍去了，作了劈柴廠的存貨。門道內懸着的鐵絲網的大門燈籠也早被取去，換了一盞圓如滿月的大白電燈，安裝在門框上邊隔板上面刻的一個圓洞裏，爲的是開了起來，裏外通明。再加在門框上安的電鈴鉤子，門扇上收信箱的鑲銅入口，把這座古老的大門裝飾得似乎很摩登了的模樣。只是門道內兩條黑色懶凳，好像兩條又肥又長的狗熊仍舊左右地安放在那裏，頗使人想見當年這個宅門的豪奴俊僕在這兒起坐談笑的情景。

古時候（我的侄孫小七子、小八子們，提起二三十年前的事總說是古時候，今採用他們這個詞兒）這個門總是開着的。門內左右單間裏待着從早到晚整日間「午睡」着的門房回事的二爺們。

現在經濟方面普遍地不景氣，使這兩扇從前總是開着的大門也關上了。因爲門外懶凳上已經沒有那許多打鬧說笑的豪奴俊僕整日間無意中地在那裏看守着大門。不過門的關和閉並沒有改變了二爺們的習慣，他們仍是整天地睡着午覺。除非上面傳下來特別緊急的命令，他們是不會輕易起來的。北京人把他們這一行叫作吃長緣路的；因爲他們的主人若是得勢，他們自然是底子門包地吃着不盡，他們的主人若是失敗，失敗到賣房破產，他們也還可以得到成三破二的規例；把他們叫作吃長緣路的真是名符其實。

現在這個大門裏的二爺，倒是一位老誠持重的人物：安有典還是吳家老太爺手裏使用出來的老家人。他到吳家來的時候，現在的家長吳爾丹還只是一位十來歲的小少爺。所以他「午睡」雖然依舊地「午睡」，但是爲了維持他「老家人」的身份，他總會在應當清醒的時候清醒了。門裏門外的事誰也沒有他知道得詳細。他的「人心」還沒有大變，吳家的衰敗，固然對於他這吃長緣路的沒有關係，可是他總還有着不忍之心。吳家衰敗的根蒂早已深固了，當事人或還不大覺得，但他這冷眼旁觀的老家人早已看得分明，只恨回天無術，他也只有拿整日午睡的方法來對待這個問題。

吳家請客的時候，安有典是絕不會午睡的，從定茶發帖一直到迎客送客，他總是始終不懈地把平日整天午睡培養出來的精神整個賣在這件事情上面。因為他知道請客對吳家的肌敗是大有關係了！客人裏面誰是假君子，誰是眞小人，少有逃過他的眼睛的。只是當局者迷，吳少爺，不，吳老爺能夠拿他的話當話嗎？所以他也就不說什麼。在這個戲裏安有典出場的時候很少，不過我們總要想着每一個腳色都會從這個朱漆大門出入，也就是說都會從安有典的眼光前面走過，他們的真假虛實都已經在沉靜中在他心上留下了深刻的底版，這太戲也許就是在他「午睡」時回憶的情境吧！現在安有典應當早已不在吳家了。他是不是在吳家破碎之後又去伺候別的主子，這個不是作者所知道的。作者所知道的就是他這個老朽的心情並不糊塗，他深感到人群社會的黑暗而期待着光明。

有一天，吳家要請客。這個請客的動機到底爲了什麼，看完了戲我們自然知道。所發出的帖子，照例地寫着定於某月某日某時潔樽一候光一等等的詞兒，這個戲也就從發帖子作起。帖子已經叫南紙店去印，但是還沒有送來，安有典等得有些着急，所以他照例的午睡，居然沒有睡着。

現在開幕啦，朱漆大門自然是關着，可是讓人想見裏面應有的天棚、魚缸、石榴樹、肥狗、先生、胖丫頭。一切大宅門裏少不了的砌末與人物。大概是初秋的一個下午七八點鐘的時候，天還沒有黑，夕陽已經漸漸地變作橙黃色了。雖然還早一點，可是一個「飢不擇食」，也可以說飢不擇「時」的乞丐已經從胡同的一面走了過來。他是一個乞丐，他的面色衣履用不着什麼特寫，他拿着一根拐杖——有人說這個拐杖叫作打狗棒——他還拿着一個盛餅乾的舊鐵匣子，上邊加了一個鍊兒。從前在闊人家少爺小姐們手裏經過的餅乾匣子，現在變作乞丐要飯的罐子了。冬天太冷的時候，它有時被放在乾樹枝枯葉子的柴火上，所以罐子上面原有的美麗圖案，金色的字兒都被燻染得漆黑了。在一兩處還顯示出來過去的富麗的遺跡，證明出來這個乞丐只是一位新進的人物。他的呼聲雖尚老練，但看他毫不遲疑地走進門道，幾乎是要去拍門或是按電鈴的模樣，立刻顯出他要飯的外行來了。

乞丐 修好的老爺太太，有什麼剩的可憐點兒吃罷！修好的老爺太太，有什麼剩的可憐點兒吃罷！

(無回應)

乞 丐 修好的老爺太太，有什麼剩的可憐點兒吃罷！

(無回應)

乞 丐 (聲音加大) 修好的老爺太太，有什麼剩的可憐點兒吃罷！(聲音更加大) 修好的老爺太太，有什麼剩的可憐點兒吃罷！

(無回應)

乞 丐 (好似念書或念經機械地喊着) 修好的老爺太太，有什麼剩的可憐點兒吃罷！修好的老爺太太，有什麼剩的可憐點兒吃罷！……

(朱漆大門忽然開了，安有典探出一個頭來，乞丐吃驚地往後閃了一步。)

安有典 (一個典型的長線路行的面孔，看不出他是和善還是兇狠，只是臉上似有怒容) 你完沒完？你也不瞧瞧這是要飯的地方嗎？

乞 丐 老爺，您這宅門再不可憐我們，我們到哪兒要飯去呀？

安有典 你這個要飯的也太外行啦，要飯得到小住家，小門口兒裏去要哇，那些個住雜院的，倒許給你們一碗半碗的殘湯剩麪，我們這個宅門裏的剩飯還不够喂狗的哪，那有富餘的給你呀！再說你喊，大師傅也聽不見哪！廚房離這兒還有二里地哪！這個年頭真邪行了，上這麼大的宅門兒來要飯，我真沒有聽見說過！

乞 丐 老爺您可憐可憐吧！

安有典 別廢話，給我請着，什麼老爺老爺的！我是這個門裏的二爺，你連這個都不懂，還

要飯哪！

乞丐 哦！您是二老爺，我不知道，二老爺您可憐可憐吧！

安有典 滾！滾！越說越糊塗，這是那的事呀！真是！滾！滾！（乞丐不動，安有典從門裏出來，現出他那老當益壯的身軀，六十來歲的人了，腿腳還是十分的俐落，這大概是睡午覺的好處。他用兩個手指尖拉着乞丐的破袖子，把他引到門道外下了台階兒）！滾着（乞丐要說話，別廢話！別處要去吧！（不理他往回走）唉！真是！這是什麼年頭我真沒有見過這麼糊塗的要飯的。

美蘭 （在門裏喊）安大爺！太太叫您哪！（從門裏走出來，一個十八九歲健康美麗的姑娘。衣飾樸素，兩隻不停頓工作的手有點粗糙，顯示出他是個勞動的使女。喉音洪亮聲波沉着，顯示出她是個誠實梗直的女性。）

安有典 你大驚小怪地叫什麼，美蘭，你怎麼老沒有一點安靜勁兒！挺好的孩子，就老是這麼暈頭暈腦的，你真怎麼好！

美蘭 是啦，我的安大爺！

（乞丐站住了，回過身來望着他們。）

美蘭 可是太太叫您哪！問您那個請帖是誰家印的？怎麼還不送來？太太說等着要發哪！

安有典 咱們這位太太也太沉不住氣啦！通共請這麼一桌小客，你看她忙亂得還了得啦！要照老太爺那時候，一請就是十桌八桌，那還不把人折騰死？你跟太太說去吧：誤不了事，不要緊的，你就說是安有典說的，這會兒門房裏沒有人，我離不開。你跟太太說，回

頭有人看門我就進去！

美 蘭 太太還問飯館子的菜單子開來了沒有？說燕窩我們自己有，要你問問飯館子，是他們擇，還是我們自己擇？

安有典 你跟太太說已經問過啦，飯館子說，他們不管擇，怕給擇壞了！你想，那人家當然是不願意！就指着這個菜要大價哪，怎麼着？本家兒自備啦！不錯咱們是老主顧了，跟他們交買賣多年啦，可是這年頭一沾錢誰不着急呀？你瞧吧，咱們說這個話攔着，這回客請不好！幹嗎打這個算盤？又要作臉，又要省錢，真是的，我也不說啦，你進去吧，跟太太說，我過一會兒就進去。

美 蘭 安大爺，您這是怎麼啦，幹嗎提什麼您都生氣呀！哦！小姐還問您給叫了縫裁沒有，說請客的衣裳還等着穿哪！

安有典 我真是越混越難了，我這簡直地成了打雜兒的了！你們就不會自個兒給裁縫打個電話嗎！什麼事都找老安，你們還知道我從前是幹什麼的不知道？我那個屋裏，頭二品的大官都來過，跟我稱兄道弟地應酬着，不論誰要見老太爺也得打我手裏過，現在民了國啦，老太爺昇了天啦，我真也恨不能到天上侍候他老人家去，現在這個局面我真是膩透啦！

美 蘭 得啦，安大爺您少說兩句吧，我上太太那兒去啦！

（汽車夫上，他穿着很講究的汽車夫制服，騎着自行車從胡同的一面走來，望着回身往裏走的美蘭，他的眼光冒着本能的怒火，他是二十六七歲的一個獸性超過人性的猛男子，他的表面是粗暴的，但是他赤裸的心情給他一雙

明亮開展的眼睛。顯示出來他是個沒有陰謀詭計的人兒。他叫汪寶善。）

汽車夫 美蘭姐，你別走，你等等我有話跟你說！

（美蘭回過頭來看了他一眼，似乎恐慌地趕緊跑了進去。）

安有典 （向汪寶善）別這麼慌落慌張！你要幹嗎這是？你幹嗎去啦？

汽車夫 小姐讓我去送一封信，羅世蘭羅先生，意國飯店。

（南紙店伙計上。汽車夫推着車走進門裏去了。南紙店伙計慌忙的脚步好似告訴我們他是下了電車緊跑慢跑地到這裏來的。他手裏拿着一個布包。雖是商人，倒有兩三分書卷氣。他若有三四分書卷氣，那就是一個古玩鋪的伙計了，若有四五分書卷氣，那就是舊書鋪裏的伙計了。因為同斯文人來往的機會不同，而他們各行所受黨染的程

度也就不同了。）

紙店伙計 安爺您還沒有歇着哪？

安有典 你們還來呀？這上頭已經罵了我好幾遍啦！快打開給我瞧瞧吧！

紙店伙計 你瞧吧！這回可印得好極啦！（一面說着一面慌忙地打開布包，從裏面拿出一疊

請帖封套之類的東西。）

安有典 （拿過一張請帖細着，低聲地念着）……下午八時潔樽「候光」。

唉，怎麼這麼幾個字你們都排不齊整，我看你們這活未必交得上去！

（門裏張媽的聲音）

張媽 安爺，老爺那兒叫您哪，叫您就去哪！（在門內出現，她是個老老媽子，在吳家的年月也許同安有典的差不多，作過吳老爺兒童時代的看媽。這樣典型的女僕如今死一個少一個了。）安爺您快去吧！老爺可發脾氣哪！

安有興 得啦，張姐！咱們老爺那兒有脾氣？準是又叫太太給迫急啦！好啦，別讓他受委曲，咱們去吧！（他忙亂地把請帖等件接過——兩張紙片掉了下來，他們都沒有看見，除去在遠處的乞丐——他同張媽走進門去，回頭向隨着他們進去的伙計）。勞駕，你給看着點門吧！我給你「回」去，可是我看你們這個活未必交得上去！

（註：北京話向上方報告叫做「回事」，又減輕「回」）

紙店伙計 得啦！您多包涵着點，多給美言幾句吧！

（他們都進去了，大門關上了，乞丐走過來，把掉下來的紙張拾起。但他失望啦，因為他不識字，而掉下來的紙張又不是紙幣。正是遲疑之間乞丐乙上。乞丐乙失掉了長衫，還是最近的事。在他舉步行走時，可以看出來他是一個有過長袍習慣的人物。這種人叫作文貧。但到了這種地步，連我們作者也不必替他撰文啦，他也只是一個乞丐而已了。）

乞丐乙 嘿！老哥！你檢的是什麼呀？

乞丐 不知道！

乞丐乙 你給我，讓我瞧瞧！（接過請帖來念）本月十四日星期二下午八時潔樽「候光」，吳爾丹吳李亦香謹訂，席設本宅。

乞丐 這是張什麼？

乞丐乙 怎麼，我唸了半天你還沒懂嗎？

乞丐 不懂，我可沒有您的文才！

乞丐乙 這是一張請帖。接到這張帖的人十四那天晚上八點鐘，就可以到這門裏來吃酒席。

乞丐 哦！這是一張飯票啊！十四，那麼說，大後天我拿着這個帖兒就可以到這兒來吃一

頓嘍！

乞丐乙 你倒真會玩笑，咱們這樣兒的不行。你看，這張條上寫的都是那一天被請的人物。

你看，我念給你聽聽：「甄院長華建，甄院長太太；葛院長普善，葛院長太太；狄行長寶亭，狄行長太太；羅先生世蘭；白太太。」你聽聽這都是什麼腳色，咱們往哪兒擺呀！你瞧見了沒有？這張單子呀！叫知單。闊人請客光發帖不算，還得走知單，你明白麼！

乞丐 好，闊人請人吃頓飯還有這麼些過節兒哪！你說人家這是怎麼修來的呀？什麼是天堂？我看像這個門兒裏，就是天堂！

乞丐乙 那可難說！你別看我們夏天啃西瓜皮，冬天喝西北風，可是咱們無牽無掛！頂多餓狠了肚子疼的叫喚兩聲，可是心是安定的！你說這個門裏是天堂，我看倒許是地獄！你知道？我也在這種門兒裏待過呀！

乞丐 哦，你在這門裏待過呀！你跟我說說，怎麼這麼大宅門會沒剩飯？

乞丐乙 我看你吃這行兒日子不多吧？多咱要飯也不能到這種宅門兒裏來要哇！要飯得到小住家去要，因為小住家都是貧寒人，他們也挨過餓，所以他們才會可憐挨餓的。可是闊人們，他們根本就不知道世界上還有什麼悲慘的事！他們不能知道，也許他們不願意知道。所以跟他們要不是白費嗎？不過話又說回來啦，人心都是肉長的，闊人不見得都是壞人。他們那裏頭好人也有的是。可是叫錢逼的，一多半兒都不由己地走了歪道兒啦！到了歸齊，還不如我們這些抱着罐兒要飯的心靜。

乞丐 聽您說話倒真是一個知書明理的人。我是一個混球兒，只知道肚子餓了難受，別的我是什麼也不懂。

乞丐乙 好說，你吃了早飯了沒有？

乞丐 唉！我的早飯還是前兒晚上吃的呢！

乞丐乙 那好，得啦，那兒不是交朋友，東口路北一家給了我多半罐蕎麥麪條兒，隔壁一家給了我一塊絲糕，兩個半啦窩頭。得啦，咱們哥兒倆分了吧！只當是我也請客啦，可是咱們話說在頭裏，我也不給你發帖子。來來來，咱們就在這凳子上頭，你請上坐。

乞丐 唉，唉，這是怎麼說的呢。那我得要謝謝您了！不過這門裏的大爺要瞧見咱們在他這兒待着，可不大好。

乞丐乙 沒有關係，我有的是詞兒，我正巴不得抓住他們一個跟他們談談呢？

（他們坐下，乞丐乙從懷裏拿出兩個半塊的窩頭，遞一個給乞丐，他們吃了起來，乞丐乙又拿起請帖來看。）

乞丐乙 ……潔樽「候光」，你知道這潔樽「候光」怎麼講嗎？

乞丐 可真不知道，我正想問你哪！

乞丐乙 你聽我說，潔樽就是把酒杯收拾潔淨了的意思，候光是等候光臨的意思。就是說客人的身份是有光彩的，來到他家是能夠給他們家增光露臉的意思。不過到底這個光字出在什麼典故上，就連我也不明白！

乞丐 您不管什麼字拿起就念，外帶着還能批會講，您的文才可太大啦！我可不懂得什麼，不過光字的典故也許出在這上面吧！我們那兒的小孩兒，常唱這麼一個歌兒，也不知

是出在那本經書上，說是：槐樹槐，槐樹底下搭戲台，人家姑娘都來了，我的姑娘還不來，說着說着來到了，騎着驢，挽着鬚兒，光着屁股打着傘兒。這光字也許打這典故上來的吧！

乞丐乙（笑着）對啦，也許也許！

乞丐丙 我說大哥您貴姓啊？

乞丐乙 唉，到這步田地啦，還提名道姓幹什麼呀！反正你也是個苦人，我也是個苦人，咱們倆個是一對苦人就完啦！不過我看你從前多少也甜過，照你要飯這個外行勁，多少也看出來了，我是不瞞你說，我從前不但是甜過，而且是大甜過。可是一節，跟他們這一羣兔子王八蛋一塊甜，還不如我自己扎到一個旮旯（音憂藍兒，角落的意思）裏去苦好。至少憐不了咱們祖宗傳給咱們的骨血！你瞧出現在的世界是怎麼一個世界來了嗎？跟他們一塊美是美嗎？好比請客吧，我是請了你啦，你也擾了我呀，可是你也不認得我，我也不認得你。不過有一件事情敢說一準沒有錯的，就是你是一個人，我也是一個人。可是像他們這個門裏頭請客，請人的同被請的，到底這裏頭有幾個能是「人」，那就說不定啦。所以你用不着去羨慕他們。天堂！天堂才不在這兒哪！

（大門忽然大開，安有典同紙店伙計慌慌張張地從裏面走出來。）

安有典 要不是我好啦歹啦地跟上頭說呀，你這個活就交不上去，你瞧，你又把知單給丟啦，你別落在櫃上了吧？

紙店伙計 沒有，不能夠。是我自己包在包裹的，不定是掉在那兒啦！

乞丐乙 (扎知單遞過去) 二位請看是這個不是？

安有典 哦，對啦！是這個，怎麼會到你這兒啦？

乞丐乙 這是我們這位大兄弟剛才在這兒檢着的！

安有典 好，可真把我給急壞了！怎麼你還沒有走哪？

乞丐乙 對啦，沒有走，這位大哥請我在這兒吃飯呢！

安有典 好，你們在這請起客來啦，就是借地方也該跟主人說一聲，是那兒定的菜啦？(向

紙店伙計) 得啦，你回去吧，沒有你什麼事啦！

紙店伙計 好吧，安爺，我走啦，謝謝您啦！

安有典 你等等，你問問這位先生，他印請帖不印？

(紙店伙計笑了笑走了)

乞丐乙 這位大爺您別挖苦我們，說起來我們都是您的子姪，您別不認賬，我作您的子姪絕丟不了您的臉，您別看我們窮，我們窮因為是我們不肯騙，不肯偷，不肯搶，所以您就

別叫真兒啦，就讓我們在這兒待會兒吧，我們絕給您惹不了事！

安有典 呦！別看你這張小嘴，倒真會白話，說得我心裏怪不自在的。你們要待會兒，就待會兒罷！可是你們要聽着上邊要下來了，你們可得躲開！

乞丐乙 好，謝謝您啦！

(安有典搖着頭走到門裏去，乞丐乙又把他叫住。)

乞丐乙 這位大爺您站住，我還要跟您說一句話！

安有典（回頭）你還有什麼事？

乞丐乙 您聽我跟您說，我跟我這位大兄弟，哥倆挺投緣，想在這多聊會子，不過天黑，摸着黑怪不合適的，讓巡警老爺們看見了更不合適，所以請大爺賞我們個亮兒，您把門上這個電燈給開開吧！

安有典 你這也太難啦，你這個大兄弟倒很老實，你這小嘴怎麼嘟嚶起來沒完哪？我本瞧你挺有人緣的，你說在這兒待會就待會兒，沒有什麼。可是你這小子太沒有分寸了，待着就待着吧，還要什麼電燈，你們這種人還要亮幹嗎？你瞧你們衣裳是黑的，手是黑的，臉是黑的，黑就在黑夜裏頭待着得啦，你們這種人還要什麼亮呀？我把你們讓到大客廳，叫我們老爺太太都出來陪着你們談會子好不好？唉！這個年頭，好人真難作！得啦，我看哪！你們還是給我請着吧，別看回頭你們給我惹事。

乞丐乙 得啦，老爺子您別生氣啦！我們不要燈行不行？不過你剛才說我們黑，不錯，我們衣裳黑，手黑，臉黑，混身都黑，可是我們的「心」不黑。所以我們願意要亮，彼此都多看看。得啦，不敢叫您費事了，老爺子您請回吧！

安有典 哼！這是怎麼說的，我真沒有見過這個！

（安有典走進大門去，把門關上。）

乞丐乙 這不能賴人家，是咱們自己不對。因為求人哪，只能求人一件事，別沒結後完。好啦，咱們就摸着黑吃吧！誰讓咱們生來就是黑暗的命哪！

（他們面對面地每人坐在一個懶凳上，靜默地，咬着窩頭。這時忽然大門上的電燈亮了起來，使二人好像從夢中

乞乞
丐丐

(同時) 呦！亮啦！

——
閉幕

第一幕 吳宅內容廳

吳宅的內容廳。正面大門，可以從那裏望見院內陳列着很稠密的石榴同桂花，裏面或者也摻雜着幾株夾竹桃鳳尾蕨之類的花木。門兩旁玻璃窗裝飾得很摩登。不過窗的前面，陳列着極講究鑲着螺瑣的硬木茶几同椅子，幾乎佔着客廳全面積的大地毯，上面擺着的長沙發扶手椅和用玻璃磚作面的矮圓桌，却在告訴我們這屋子的主人已經大大地西洋化了，牆上掛着名人字畫，一兩個玻璃櫃裏陳設着各色的古玩。這種致究，又非現在一般暴發戶沒有文化傳統的人家所能辦得到的。右面有門是通老爺的書房同臥室的。左面也有門，是通太太的起居間同臥室的。

吳小姐是住在東跨院另外幾間房子。

慕啓時吳太太從她的起居間走進客廳來。後面跟着吳經理，再後面跟着他們的管家吳賓。

吳太太（吳李亦香，是一位受過大學教育的女性。可是她自幼生在富貴人家，任性好生氣的小姐稟性，始終是沒有脫掉。她好勝，不容人，只爲了她的虛榮而生活。她對她的丈夫女兒有時是很關心，但是，細看起來那是因爲她的丈夫同她的女兒都是能供給她的虛榮的工具，她是四十五六歲的人啦，但是猛一看還彷彿是一位二十來歲的少婦。）真氣死人！連這麼點事都弄不清楚！

吳經理（吳爾丹是一位世家子弟。他曾留過外洋，他曾作過幾任潤差事。他的父親是前朝的一位貴官，也給他留下不少的遺產。如果還在前朝鼎盛的時代，這位庸且愚的宦門之後一定可以無災無難地做到公卿。不幸時代變化了，而且這位公子偏要自作聰明，另闢

途徑。他拿出幾乎全部的財產還向朋友們招了許多股份開了一個實業公司。在二十年前開幕的時候，算是一個很維新前進的企業。可惜他沒有能夠隨着時代進展，到現在他只是在那裏苟延殘喘了。他深知他事業的危機，但是他還故作鎮定在那裏擺着空架子。環境的糟心，使他染上了不良的嗜好。到鴉片麻醉中去尋找解脫。不過他始終不敢叫他維新的太太知道。他雖是快到五十歲的人了，因太太的薰染，當着人的時候還能挺直了腰板像是一位英武有爲的鬥士。他是一個大好人，不知道社會中有什麼奸詐。有時他還故作聰明，想把旁人利用，那裏知道他自己已經是人家網裏的魚俎上的肉了。）你也用不着這麼着急！吳賓你出去瞧瞧去！

吳賓（一個精明強幹的管家。不過有時令人感覺到他的爲人有點過於聰明。他好像是大旅館裏的一位極有經驗的茶房。如今站在這個世宦門第的客廳裏，似乎有些不襯。他今年上工的時候，說他二十六歲，可是他爲人行事老鍊得就是一個成熟的中年人有時都作不到。他的像貌身材倒是的確年輕。）是啦！老爺，我就去！

吳太太（把要走出大門的吳賓攔住）你不用去！我倒看看他們這件事情是怎麼辦的！老安也真老糊塗啦。固然不是件什麼大事，不過要是丟在外邊，讓多事的人檢了去，報紙上來一段新聞就許誤了事！

吳經理 不過一個普通請客單子，還算的了什麼大事？你說得也未免太嚴重啦！

吳太太 你說怎麼不嚴重？我跟你說：就是因爲你把什麼事都看的不嚴重，所以才老不發達！

吳經理 那麼好，我幫着你再重寫一個好不好？吳賓，你到書房去把我的筆墨拿來！

吳賓 是，老爺！

(吳賓由右而下)

吳太太 (在一個沙發上坐下) 你看一天也真難爲我！腦子裏不知道有多少事？打算了這個還得打算那個！我這回請客決不是因爲好玩，實在一多半還是爲了你的事業。你想甄院長難得到北京來，聽說他這回到北京來頂多待上三四天。假使在他這麼忙碌的時候，居然能到我們家裏來吃一次晚飯，社會上能不注意到這回事嗎？那不是對你的事業聲望很有關係嗎？

吳經理 真個的，你真是神通廣大！到底你是怎麼請的甄院長？甄院長還沒有到北京，你怎麼就敢發帖子禮拜一請客呢？

吳太太 (得意) 你想不到是不是？我告訴你說，不但你一個人想不到，任何人也想不到！你總還記得去年我們在北戴河遇見甄院長罷！甄院長太太又那麼喜歡我們女兒若琴！以後到青島又碰見啦，到上海高橋又碰見啦，甄院長不是說我們真有緣嗎？可惜上海你沒有去，那一次甄院長太太請我們吃飯，還親自派自己家裏的汽車來接我們，說什麼院裏的官汽車弓子不好，那真是對於我們太優待啦！你想他們這次到北京來，我們能不回請他們嗎？所以，我一得到了他們要到北京來的消息之後，立刻就打電報歡迎他們，同時告訴他們禮拜一晚上在家裏請他們吃便飯。我給他們打電報的時候，也不過是一種應酬的意思而已，誰想他們居然打了一個回電說：「謹陪末座！」你瞧人家多客氣！真是大人物

！氣派多大！自己官都坐到院長啦，只有主席比他大，居然肯到我們家裏來吃便飯！我們這個體面可太大啦！

吳經理 到我們這裏吃一頓飯，那算什麼大事！

吳太太 當然對他們不算是什麼大事，可是我們的朋友們十個人之中若不氣壞了十一個才算怪呢？

吳經理 你既然知道他們要生氣又何必請這個客呢？

吳太太 就是因爲能叫他們生氣，所以我才一定要請這個客。因爲，他們讓我生氣不是一回事了，這回可輪着我讓他們生一生氣了！

吳經理 好！你都請誰吧？

吳太太 最大的難題就在這兒啦！要不我怎麼這麼着急呢！你聽我慢慢地跟你說，你就明白啦！甄院長這回來，公家的宴會一定多的了不得，這種大排場用不着我們去作，所以我才想請他吃便飯。你想「吃便飯」讓人家看着不是顯着更親密更有交情麼！你的男朋友们覺得怎麼樣我知道不清楚，可是我的女朋友裏面那非把她們氣瘋了幾個不可！所以說最大的難題就在這兒了。因爲既然說是便飯，客人當然請的不能太多，至多也得在十個人內。十個人是說兩個主客同我們兩個主人都得算上。這就是說我們只要請六位客。你說誰好？請沒有地位的吧……不像樣！請有地位的吧……萬一他們也跟甄院長很熟，第二天他們也能照樣請甄院到他們家裏去吃便飯，那我們的心不是白費了嗎？再說假使他們要故意地瞧我們的好看，滿口地答應了來給我們做陪，而臨時來給我們攔車！你看這些

是不是都是難題？所以今天我早上想了又想，才研究出來一個單子。偏偏地老安又給我弄丟啦！你說我能不着急嗎？

（吳賓上，拿着紙筆墨盒擺在沙發前的圓桌上。總放下，安有典就從中間大門進來了。）

安有典（拿着知單走到吳太太身旁）太太！知單找着啦！是在南紙店伙計的包兒裏頭來着！因為怕丟了，包得太嚴密啦，所以才忘了拿出來。

吳太太，好啦！擱在那兒吧，你們倆人先都下去吧，有事再叫你們。

（安有典同吳賓從中間大門下）

吳經理 好！等我來看看你請的都是誰。（念知單）哦！甄院長，甄院長太太，葛院長，葛院長太太，（稍停）這可也是院長，不過這個院長可不是那個院長，（玩笑地）這院長不是那院長，頭上沒有桂花油！

吳太太（笑）你這是什麼，不押韻不搭調地，人家說是：「這丫頭不是那丫頭，頭上沒有桂花油」，你知道這是那兒的典故嗎？

吳經理 那怎麼會不知道，留學生不是漢文都不好，西廂水滸紅樓夢什麼的我倒還都看過！好！玩笑撇開，咱們說正經的！醫生向來是守信用的，何況葛大夫又是醫院的院長，他要是答應作陪那是毫無問題的啦，聽說他的太太也是位老實人，當然也不會有什麼問題，他們的穿章打扮也還過得去，當然也不成問題，好，通過，你這個人想的不錯！……好，咱們再看第二位，狄行長，狄行長太太，哦！狄寶亭狄四爺！咳呀！恰合朕意，唯？你平常最不喜歡這個人嗎！爲什麼這回請他？再說他太太的出身你不是不知道的，這

兩位有時候說出話來真會聾了人的耳朵，你怎麼會想起請他們來？

吳太太 爲什麼請他們？那我先問問你，這兩三個月來你差不多天天請他，不是吃飯，就是到外邊玩去，那是爲什麼？

吳經理 那是因爲我的事業呀！

吳太太 難道說我請客就不是爲了你的事業麼？

吳經理 咳呀！你可真是我的賢內助！

吳太太 得啦，我的老爺，你就別鹹內助甜內助的啦，你當是我看不出來呢！我想這幾個月狄行長在你們公司入的股子不少吧！

吳經理 這是國家大事，恕我暫守秘密，好，我們再接着研究……嗐？這個羅世蘭羅先生是誰呀？

吳太太 你也太落伍啦，怎麼這麼大的明星你還不知道！法郎提啞是誰你知道不知道？

吳經理 知道哇！那是好萊塢的第一美男子呀！

吳太太 那好啦？羅世蘭就是中國的法郎提啞！

吳經理 咳呀，不管法郎提啞不法郎提啞，可是請堂堂的院長而叫影界的小生做陪，未免有點失體吧！

吳太太 你真老糊塗啦，你這種話才失體呢！你知道現在的藝員不是從前的戲子啦，在外國藝員死了有舉行國葬的，難道你會不知道嗎？

吳經理 好好，通過，通過，嗐，這個白太太又是誰呀？那個白太太？

吳太太 你明明知道你偏問！那位白太太呀？就是那位白太太！對啦，就是她！你看她好不好？

吳經理 哦！白梅呀！老太婆，你當然用不着吃她的醋了！

吳太太 頭兩天她到咱們這兒來啦，說是要找你有事情，這位老太太倒真坦白，他跟我說你從前怎麼捧她，你怎麼要娶她，她怎麼拒絕你，你怎麼失望，她都告訴我啦！她最近到外國去過兩年，她真是可以算是一個世界人物啦。你想誰不知道白梅，誰不想見見白梅？我想甄院長他們一定也喜歡這一套；所以我請了一個男明星，也請了一個女明星，雖然男的小一點女的老一點，讓他們兩個也湊一對。你看哪，咱們這是整五對，甄院長一對，葛院長一對，狄行長一對，羅先生白太太一對，我們又是一對，你看咱們這齣戲够熱鬧的吧！

吳經理 好啦，通過，通過，都通過！請，咱們是決定請人家啦，可是一樣，到底人家肯來不肯來？這還是問題哪！

吳太太 所以啦，我想同你商量好之後我再打電話問他們哪！等他們答應了我們再寄帖子走知單！你別以為請客是小事，這真同行軍打仗也差不多！

吳經理 好啦，交給你啦！我洗一個澡要去睡覺了，我覺得有點累啦！明天見罷！

吳太太 什麼？睡覺？你不知道今天晚上杜家開化裝跳舞會嗎？我們答應了人家就得去呀！

吳經理 怎麼？是今天晚上嗎？

吳太太 是呀！你怎麼連這個都忘啦！

吳經理 我還當是下禮拜呢，不過現在我化裝也來不及啦！

吳太太 這個倒用不着你操心，我早就給你預備好啦，我化織女，你化牛郎！你要實在不願意化裝牛郎，你化作老牛也可以！

吳經理 （沒辦法地笑）好，既然非去不可，我就去先洗個澡休息一會兒！

吳太太 那倒可以，不過你別在洗澡房裏抽烟啦！每回你洗完了澡之後我到洗澡房裏去總聞見一種怪味，不像是香煙味，大概也許是煙同水氣和在一塊就變成了這種怪味，這種味叫人聞了心跳得了不得，我看煙捲同水氣混合起來是會有毒的，以後你最好不要在洗澡房裏抽烟捲了！

吳經理 （故作驚異）怪味，奇怪呀，哪會有什麼？怪呀！那我怎麼聞不出來？（好像是自言自語地，隨說隨向通他臥室的門走去，說話的時間似乎要打呵欠，但是他勉強地制止住了）沒有的事，總是你神經過敏。

（這時候吳小姐從通吳太太臥室的門上）

吳小姐 （吳若琴是個典型的年輕的摩登女性，她會跳舞會溜冰會游泳，她的一舉一動全都會使人聯想到好萊塢的明星，她會說很流利的外國語，但是她的漢文連給商店開一個條子讓他們送東西都不會，當然這種事情也決用不着她做，她用什麼東西自然有管家人去辦。她所有的工夫差不多都用在修飾上，賣料子，叫裁縫，上理髮館，差不多是她整個的生活，餘下的時間就是到所有的場合裏去顯耀她修飾的成績了。享樂主義幾乎是她的天性，她愛她的父親，因為她父親能給她比從母親那裏所得到的更多的錢，她也愛她的

母親，因為她沒有拒絕過她的任何的奇怪的過份的要求，只有一件事還沒有十分襯合她的心願，那就是她的親事了，但是，不同意的話她又說不出口，因為男家確是一位極理想的青年，兩家的父母因為要迎合現代的少年們摩登的風氣，正在那裏叫他們自由地交着朋友，誰知吳小姐有對着人說不出的隱情呢？現在她是滿身披掛地進來了。（爸爸！媽媽！我到您房裏找您，您沒有在屋。

吳太太 你幹嗎這麼早就穿好了衣裳，你爲什麼不化裝啊？

吳小姐 媽媽，化裝跳舞會我不去啦，我也不在家吃飯啦，我要到一個同學的家裏去；我們同學有一個聚會，現在就得去，我要走啦！

吳太太 咳呀！你不去怎麼能行啊，你不知道陸家全家今天晚上都在那兒等着看你嗎？

吳小姐 我用不着他們看！

（吳經理當吳小姐進來的時候，雖回過頭來聽她們說了一會兒，現在他覺得十分疲乏了，一個沒有被制止住的呵欠打出來一半。）

吳經理 你們說你們的吧，我可要洗澡去了！（下）

吳太太 你要不去，白生不定要怎麼着急呢，今天一早就打電話來探聽你的病，我還跟他說你完全好啦，今天晚上你一定去。他說什麼？昨天晚上影戲沒有看完你就回來了，說你頭痛的了不得，是真的嗎？

吳小姐 可不是，我頭痛的要命，回來就睡下了。

吳太太 那怎麼在夜裏四點鐘我又聽見你從外面回來呢？

吳小姐（故作鎮定）那是因爲我好啦，我又出去啦！

吳太太 又出去啦，那麼晚你上那兒去啊？

吳小姐 是朋友們又打電話叫我去到各跳舞場裏去轉轉，說還要去看黑市，或是到屠宰場去看殺豬，可是我都沒有去，舞場散了！就回來啦！

吳太太 真是怪事，什麼不好看，單去看殺豬？我看你對白生好像不如從前親熱啦！

吳小姐 咳呀！媽媽，您一點心理學也不懂，您不知道，我們女人對男人千萬不可太親熱，因爲，我們也太熱，他就會冷了！

吳太太 我也不管你們什麼新理舊理，反正我覺得既然將來是要做夫妻的，現在自然是要誠實一點好！

吳小姐 真是的，媽媽，我也並沒有騙他呀，你幹嗎這麼向着他呀？好啦，我不跟您說啦，我走啦！

吳太太 我們還等一會兒走呢，讓寶善開車送你去吧！

吳小姐 不用，我要走走路，人們說儘坐車身體會發胖的 Good—by, mother! 我走啦！

吳太太 唉！你這孩子真沒有辦法！

（吳小姐從正門下，美蘭從吳太太臥室門上。）

美蘭 那個玫瑰色的絲絨袍是不是也送洗染房洗去？

（這時吳寶從吳經理臥室的門上，他本要從正門出去，等看見美蘭在這裏他就改了方針，作爲要到玻璃圓桌上去取紙筆墨盒拿回經理的書房。）

吳太太 好，等我自己去看看，哦，剛才我讓你叫汽車夫你叫了嗎？

美蘭 叫過啦！

(吳太太從臥室門下)

吳太太 (在屋裏面) 這件衣服穿了兩三次啦，是該洗啦！

(美蘭同吳賓同時地走到一塊兒來，拉着手。)

美蘭 賓！

吳賓 蘭！

美蘭 (她不斷地回頭望着吳太太的臥室，惟恐怕她出來。) 好啦，咱們回頭再說吧！

吳太太 (在屋裏) 美蘭！

(美蘭趕快放開手跑了進去，吳賓也趕緊拿起紙筆墨盒走向經理臥室門裏去。)

美蘭 哇！來啦！

吳太太 (在屋裏) 這兩件都得送到洗染房去啦！你把它擱在一邊吧！化裝的衣服預備好了嗎？

美蘭 (在屋裏) 預備好啦，都在這兒！

吳太太 (在屋裏) 咳呀！這個水袖皺紋太多啦，你拿去炭一炭吧！

美蘭 (在屋裏) 呢！

吳太太 (在屋裏) 就順便叫寶善來，怎麼叫了他這麼半天還不來？

美蘭 (在屋裏) 呢！(美蘭從臥室門上，手裏拿着好似戲裝的衣服。當她們在屋裏說話的時候，寶善已經從正門進來了，他聽見有人從屋裏走出，他把頭上的制帽摘下來恭敬地

拿在手裏。美蘭本來低着頭看着手裏拿的衣服，走得很快，現在忽然看見站在門前的寶善，她像有點害怕，驟然間地站住了，她想再回身走進太太的臥室去，但是，有着原始人獵取本能的寶善，已經把她的退路隔斷，美蘭急中生智，高聲向着太太的臥室。）太太，寶善來啦，在客廳裏哪！

（寶善氣得恨不能過去把他掐死，美蘭得意地取笑地看了他一眼。）

吳太太（在屋裏）好啦，我就來！（寶善聽見太太已經走過來了，他恢復了他的恭敬規矩的態度。美蘭從中門下。吳太太從臥室門上，手裏拿着一個成衣服的大紙匣子。）寶善，你把這兩件衣服送到洗染房去，叫他們洗得好一點兒，就手你到哈德門盛春花廠去買二十拾枝白玫瑰花，讓他們把枝子留得長長的，這個頂要緊，聽明白沒有？

汽車夫 聽明白啦，要二十枝白玫瑰花，枝子留得長長的！

吳太太 對啦！可是不要花廠子送去，你自己拿我和老爺一張片子送去！送到燕京飯店，甄院長，你開着車去，趕快去趕快回來，聽明白了嗎？

汽車夫 聽明白啦！

吳太太 去吧！

汽車夫 是，太太！（由中門下）

吳太太（長喘了一口氣之後，忽然振作起全副的精神，好像要準備作戰，在棹上找到了知單沉思了一會兒，走到一個擺着一個精緻人形的茶几旁邊，她拿起人形，人形被她拿起之後現出一個電話桌機，她轉了一個號碼，打電話。）喂！你們是葛院長公館麼？葛太

太在家嗎？我雷公府吳公館，你說吳經理吳太太請他說話！（她說話的時候，坐在茶几旁邊大椅上，一手拿着耳機，一手把茶几底下擺着的一本友人住址的簿子，不經意地翻着。）喂！是葛太太嗎？我是亦香啊，對啦，您好嗎？好久不見，……聽我說，大後天我們在家裏請幾位朋友吃便飯，對啦，晚飯，甄院長同院長太太到北京來啦，他同我們是自小的朋友，所以在家裏隨便弄幾碗菜招待他們，我們也都是老朋友啦，所以請您同葛院長也一塊兒到這兒來玩……對啦，大後天，禮拜一八點鐘，……對啦，我們只請幾個極靠近的朋友……那麼好啦，一定請過來呀，帖子就送過去！……葛院長很忙吧？那末就一切都請您代說啦，爾丹就不另外給葛院長打電話啦，……好！再見……大後天見！哦！最好請早點來，飯後我們也許去看戲……好！再見吧！問葛院長好！對啦，爾丹忙的很，幸虧他身體好……好，謝謝，再見！再見！

（當電話說到一半的時候，從中門走進一位中年婦人，穿得很樸素，長得頗有幾分像吳太太，可是顯着比她老實多。她是吳太太的姊姊，她的丈夫在政府裏當一個小職員，他們確是一對安分守己的夫婦，當她們進來的時候，吳太太並不因為她來而停止了她的電話，僅略一舉手向她打了一個招呼。馬李亦文——這是她姊姊的姓名——是一位極明世故的女性，她什麼都能忍受，什麼都能原諒，不過說起來窮人不如此又何以爲生呢？）

馬太太 你又請人吃便飯呀，十幾桌呀？

吳太太 不，這回真是便飯，只請一棹，你猜我請誰？你剛才聽見我打電話了嗎？

馬太太 沒有聽清楚。

吳太太 那麼你站穩了，聽我跟你說，院長是等於從前什麼官，你知道？

馬太太 不知道！

吳太太 院長比尙書還大，就好像軍機大臣！所有的官都算上就數他大啦！現在就有這麼一位甄院長要到咱們這兒來吃便飯，你看難得不難得？

馬太太 那真太難得啦！你知道我找你有什麼事嗎？你上回不是說，有一個米色的旗袍要給我嗎？你不好現在拿出來給我看一看？現在不是時興毛衣嗎，我想自己打一件。有一家賣舊毛線的，有幾種是米色的，我都剪了點樣子，想跟那件衣服比一比看配得上配不上。

吳太太 咳呀，你知道我可是忙極啦！

馬太太 這用不着費你什麼事，你看，我給你叫美蘭。美蘭！

（美蘭由正門上）

美蘭 太太叫我嗎？

吳太太 你到我屋裏把那件米色的旗袍拿出來，大姑太太要看看！

美蘭 嗯！（由吳太太臥室門下）

馬太太 （笑着說）我可真麻煩你啦！……你這是什麼時候請客呀！

吳太太 （還在研究着他的知單）大後天。

馬太太 （把毛線拿了出來，擺在一個椅背上細看）我剛才進來的時候，碰見爾丹出去，我看他的氣色很不好。

吳太太 怎麼，他出門啦？他剛才說要洗個澡休息休息，怎麼忽然又想起出門？奇怪，他平常出門總跟我說一聲，他這陣子真有點特別。

馬太太 我看你，總得勸爾丹多休息才好！

吳太太 休息？那裏有工夫休息呀，我就够忙的啦，他比我還忙！（忽然地噉了一聲）衛世

涵！

馬太太 怎麼回事？

吳太太 這是一位萬一客人不到臨時湊數的角色。大姊呀，也不知道我們請一回客多難，處處都得顧到，可是這次我所請的陪客，那是絕對靠得住的，不過也要預防萬一。

馬太太 這位衛先生是幹什麼的？

吳太太 是一個饅撻……這位先生家裏很有錢，就是好白吃，隨便你在什麼地方請客，無論什麼時候找他，他沒有不來的。（把知單遞給她姊姊）你看看我這個單子，這就是大後天請的客。甄院長人是好極啦，就是不愛說話，甄太太的耳朵，聽說有點聾，所以我請了狄四爺同狄四奶奶，你見過他們吧？

馬太太 是那個行長嗎？

吳太太 對啦！就是那位行長，買空賣空地賺了總有好幾百萬，可是你知道他的太太是什麼出身嗎？

馬太太 那誰不知道哇！不是那位交際明星叫大粉包的那個嗎？

吳太太 什麼交際明星！她當過女招待，當過票友，當過舞女，據說從前還在天津一個旅館裏長住過，很招待過一陣子朋友，這就是這位狄太太的履歷！她同她們老爺倒正好是一對，他們是闊得可怕，粗俗得更可怕，不管到那兒亮開他們那兩個破鑼的嗓子，叫喚起

來就沒有完；既然甄院長不愛說話，甄太太又聾，所以我請他們兩個來調劑調劑。

馬太太（看知單）葛院長，葛院長太太，哼！這位葛院長也不是一個什麼好東西！你看他那兩個眼睛，看見好看的女人就發直，不定讓他太太怎麼傷心呢！我與葛太太那人還不錯！

！哦！這位白太太是誰呀？

吳太太 白太太是誰呀，我說出她的名子來，你就會知道了，你知道從前唱戲的有個白梅嗎？

馬太太 那誰不知道？不是那個唱的極紅的時候忽然不唱啦，有說是嫁了人的，有說是叫那個督軍搶了去的，我還以為這個人不在了呢，你怎麼認識她的？

吳太太 我誰不認識！她是嫁了人啦，嫁了一位很闊的可是年歲也很大的一位華僑，不多年以後她的丈夫就死啦，給她留下很多的遺產，人是一位極好的人，回到北方之後連行善帶讓人騙，她的錢也就贖不了多少啦！這裏邊還有一段秘密的事呢，你大概還不知道，聽說她從前唱戲的時候，爾丹很捧過她，現在還是很好的朋友，不過我相信他們倆不會有什麼事！她最近幾年是住在上海，這剛回來不幾天。大人物們總是好奇的，請幾個有名的人物給他們作陪，他們總是喜歡的，只要有名就行，不管是王八兔子賊，這些事我看得很明白！

馬太太 白梅的戲可是唱得真好，你還記得嗎，娘帶着我們總是天天定一個包廂？

（美蘭上，拿着一個茶色的絲絨袍，掛在一個洋式的衣架上舉着出來。）

美蘭 太太，您看是這件嗎？

吳太太 你拿給姑太太瞧吧！

馬太太 我沒有想到它的顏色有這末深，毛線得買綠色的啦。好吧，二妹，謝謝你，我該買毛線去啦，明天怕沒有啦，那麼，衣服我就拿去啦，你不穿了吧？

吳太太 （在馬太太自言自語的時候，她翻着朋友們的住址簿子）好，狄四爺五局零七零三（她拿一枝鉛筆撥着號碼，嘴裏說着）五〇七〇三，……我不穿啦，穿的時候再跟你要，反正咱們兩個身量差不多，你在我們這兒吃飯吧！（不等她回話）等一等，喂！

馬太太 不行，蘇伯還在家等着我呢！

吳太太 喂，你是狄宅嗎？我這兒是雷公府吳宅呀，四太太在家嗎？你跟她說吳太太找她說話！

馬太太 好啦，你打電話吧，我走啦！

吳太太 （毫無意識地）蘇伯近來身體還好罷？（她耳朵注意那電話，並沒有等待馬太太回答什麼）很好哇，那好極啦！（馬太太已經把衣服包好，同美蘭彼此會心地一笑，她把衣架交給美蘭，二人一同靜靜地從左門出去了）喂，你是狄四姐嗎？我是亦香啊，（用手蓋上耳機）——好噪門啦，簡直是大叫驢！——對啦，我還怕你出去了呢，你聽我說，爾丹同我請幾個朋友在家裏吃便飯，因為南邊的甄院長來啦，他同我們是從小的朋友，熟極了，所以我也請你們二位一同過來玩！……什麼，你們已經有約會啦？……哦，你們把別的約會辭了來呀！……哦，那太好啦！不太麻煩你們吧？要太麻煩就不必啦！……哦，不要緊的，那好極啦！是大後天，禮拜一八點鐘，帖子就送過來，雖然是便飯，究竟

規矩些，吃完飯我們也許去看戲，你們知道哪兒有好戲嗎？……哦！……噫！……好！那麼大後天見！……一定一定！……替我問四爺好！（掛上電報）咳！真好笑，她連日子還不知道呢，就會說那天有約會！

美蘭（由中門上，等着吳太太打完電話）太太！老安進來回，說有一位白太太要見老爺，老爺好像是出門啦，這位白太太說見太太也可以，這是她的片子。（把擺在一個極精緻紅漆小盤子裏的名片遞給吳太太，這種西洋貴族的排場，大概是從電影片子裏學來的）

吳太太（拿過片子）來，好極啦，我這兒正要打電話找她呢，請進來吧！

美蘭 是，太太！（走到門外）太太說請進來！

（吳太太趕快走進她的臥室，一定是要去裝飾裝飾。）

吳經理（在門外）請裏邊坐吧！

白太太（她好像出台演戲似地走了進來，後面跟了吳經理同美蘭。白梅有五十多歲了，但是她修飾得還值得一看，她的談吐行動，都顯示着極端自信，自然二十年前，甚或十五年前，她還是一個極令人着迷的美婦人，但是如果她有自知之明，客觀地察看一下她眼角的皺紋，或許她減輕一點她的狂傲。）咳呀！你們這個屋子裏，收拾得真好看，好極啦，你的太太呢？

吳經理 美蘭，去請太太來！

美蘭 是，老爺！（從吳太太臥室門下）

吳太太 巧極啦，我剛才有點事出去了一趟，幸虧回來的快，請坐吧，隨便坐！

(白太太看着屋裏的各種陳設字畫)

白太太 (誇獎着各種陳設) 好極啦！好極啦！真是好極啦！咳呀！我們這是多少年沒有見啦？

吳經理 可不是，你是多會回來的，前天我太太接到你一個電話，剛才我們還預備着請你過兩天到我們家裏來玩呢！

白太太 咳呀！吳太太這個人真是好極啦，我們在上海一見着就投緣，等到我知道她是你的太太，我們更親熱的了不得，我把所有的事都跟她說啦，吳太太是又聰明又大方！難得你有這麼一位太太，你忙不忙啊？

吳經理 不忙不忙！

(安有典上)

安有典 老爺，您的電話，商會紀先生來的。您在這兒接？還是在書房接？

吳經理 (略加沉思)在這兒接，撥過來罷！(安有典下。向白太太)對不起我接個電話！我說不忙不忙，說不定什麼時候就忙起來！(打電話)喂！你是子明嗎？我是爾丹哪！……怎麼不是在公司說好了嗎？那你再同他們說說看吧！……下禮拜二一定辦到，決錯不了！……禮拜一恐怕沒有工夫，因為這兩天從南方來了兩位朋友，……對啦，你怎麼知道？真是外邊的消息也太快了！……不錯，我們是從小的朋友！……是的，禮拜二，不成問題！好吧，再見！(掛上電話)公司裏的事有時候真麻煩！

白太太 提起你的公司，我還有不少的股票呢，現在行市怎麼樣，你知道麼？

吳經理 我公司的股票怎麼會不知道，你問這個幹嗎？你總不想賣吧！

白太太 （倒在一個沙發上）咱們是老朋友，我跟你說老實話，從好幾年來我就指着賣股票過

日子，可是你公司的股票我總是不想賣，再說外邊也沒有行市！

吳太太 你留着吧，不久就要大漲而特漲！

白太太 那好極啦，聽你說說，我也好放心！我這些年來就是沒有人來指點我，做錯了許多事，糟塌了許多錢，我今天來找你們就是爲了這件事，今天晚上的化裝跳舞會你們去嗎？

吳經理 去！我們現在就預備化裝啦！

白太太 那我也要回去化裝去啦，多少年沒有做這個把戲啦，我還不知道我化裝一個什麼好呢！

吳太太 （從臥室上。美蘭跟在後面張羅敬茶敬烟後下。這時候吳太太已經另外換了一件衣服，而且已經又換了一個人的樣子，進場的姿式，也和白太太差不多，也許比她還來得戲劇化。）哦！白太太，你好嗎？真對不起，讓你久等啦！

白太太 沒有等，我一到差不多爾丹就回來了，我們已經談了好半天的話啦！

吳太太 找着房子嗎？還在燕京飯店裏嗎？

（吳太太看了吳經理一眼，吳經理好似有內愧似地低了頭。）

白太太 可不是，現在的房子真難找，你們二位也替我留點意吧！

吳太太 你今天就在我們這兒吃飯吧！

白太太 不啦，我還要回去化裝呢，我們到跳舞會再談吧！我老想來看你們老不得工夫，今天又是這麼晚才來，這太不合規矩啦！

吳太太 我們都是老朋友啦，何必說這種客氣話？哦！我正要打電話找你哪！

白太太 哦！什麼事呀？剛才爾丹說，你們要請我吃飯，是嗎？

吳太太 是的，大後天禮拜一請你到這兒吃晚飯，我們約了幾位老朋友吃便飯，也許你都認得的，有甄院長同他的太太。

白太太 小甄哪？他同我的丈夫是把兄弟，那好極啦，我一定來，那麼好，我走啦，回頭見！

（安有典上）

安有典 狄四爺來啦！

吳經理 請進來吧！

狄四爺 （已經在院裏喊起來）爾丹，你沒有出門嗎？

吳經理 （趕快迎出去）沒有出門，請進吧！

吳太太 （向白太太）請到我屋裏再去坐一坐，他們也許有什麼要緊的事。

白太太 好吧，回頭見，爾丹！

狄四爺 （已經衝了進來，他穿得非常講究，但是衣服同他的身體好像總不能襯合似的，處處使人可以看出來他是一個在錢上轉的人，氣焰萬丈，而他的言談舉動粗俗得令人可怕。他看見吳太太她們一個後影。）是誰出去啦？是你的太太嗎？幹嗎躲我呀？

吳經理 不錯，是我的太太同她的一個老朋友，怕我們有什麼要緊事，並不是躲你！

(安有與剛要下去，以後聽見狄四爺說話，就停住。倒茶敬烟，下。)

狄四爺 要緊的事，對啦，真是要緊的事。

吳經理 那麼請坐吧，慢慢地說。

狄四爺 坐可是坐不住，忙極啦。幾點鐘啦！(看他自己手錶)快七點啦，我可以打個電話嗎？

吳經理 可以，請打吧。

狄四爺 (急燥地轉了一個號碼)我昨天到你的公司去啦，那建築太老啦，你不怕打雷把它震塌了嗎？這非得完全把它拆了重蓋不可。

吳經理 重蓋？我們跟從前包工的有保固一百年的合同！

狄四爺 保固？笑話，你到現在還信這一套嗎？喂，杜秘書嗎？……我今天不到行裏去啦！

明天公會裏開會叫張科長去好啦！……王道尹今天來了沒有？……把款交齊了嗎？……北路的土到啦，沒有傷耗吧？……好，全部交給小郭好啦！長安的包廂定啦嗎？……什麼？第六廂？不行，非要第三廂不可！第二廂太近，第四廂又太遠了，給小楊打電話，非要第三廂不可！……不用聽他瞎說，不管他是誰，什麼高帽子我也不怕！哦，還有，給馬場打電話，告訴老齊從明天起，每天給白龍多加十二兩黑豆，……是呀！十二兩！混蛋！(掛上電話)吳經理，好！你有什麼話說吧！

吳經理 上次我們談的那個辦法，你研究過了沒有？

狄四爺 研究過啦，這也就是我要跟你說的要緊事，我個人方面總沒有問題，不過，我們的股東方面總希望對你的公司裏的情形，知道得再詳細一點，才肯辦這件事。聽說貴公司的股票，市面上簡直找不着，說都在幾個有權的股東手裏，你可以不可以開一個股東的名單給我，讓我細細地研究一下好不好？

吳經理 假設你肯幫忙的話，自然我可以把我自己的股份分給你一部份，因為我們都是自己人，所以我肯把真情告訴你。不過這情形千萬請你保守秘密，因為公司一旦要把這幾年威信失掉，那你我就是再想收拾，也收拾不了啦！

狄四爺 那是一定。好！關於數目上請你再給我開一個清單。

吳經理 好吧，咱們就算說定啦！就這麼辦吧！你答應我一個二十萬的透支，那我們就算起來啦，不但起來而且非大得意不可！

狄四爺 先別說定，反正三天以後我給你回信，明天你把單子給我送過來好啦！

吳經理 (按摩着肚子) 好啦！請你多幫忙吧！

狄四爺 幫忙那是一定的，怎麼？你肚子痛嗎？

吳經理 對啦！有一點兒。

狄四爺 這不要緊，到我那兒闔口大烟，一口就行啦！記住我的話，沒有錯！好！我們禮拜二開股東會的時候再見！

吳經理 不是，我們大後天還見哪，大概我內人已經給嫂夫人打過電話了吧？禮拜一我們請幾位朋友在家裏吃便飯！甄院長認識吧！

狄四爺 甄院長，啊！熟人熟人，好吧，那麼禮拜一見！記住了！最要緊的是股東的單子！

（隨說隨從中門走出，吳經理好像也準備著一直送他到大門外的樣子。客廳內一時空閒。美蘭一會兒走進來收拾屋裏茶杯跟煙具。她的背向着中間的大門。吳賓從中間大門上。）

吳賓 喂，蘭！

美蘭 （轉過身來）你快走吧，他們一會兒就來啦！

吳賓 那有什麼要緊？我也可以幫着你收拾收拾。

美蘭 我真害怕，寶善可惡極啦，不是扶着我的肩膀就是想拉我的手，他力氣又大，讓他抓住就脫不開。

吳賓 這個混蛋，你別理他！

美蘭 難道不理他就算完了嗎？

吳賓 你不會跟他說嗎？

美蘭 你讓我跟他說什麼？

吳賓 你不會跟他說你現在跟我好嗎？

美蘭 不像話，那他不會說跟你好跟他好不是一樣嗎？

吳賓 那不能一樣，他沒有跟你說過他要娶你！

美蘭 可是你淨說，一點真格的都不幹也不行啊！

吳賓 不是不做，那你也得等我有機會呀！

美蘭 等什麼機會，你知道我沒有爹沒有媽，只是我舅舅同這兒安大爺認識，把我薦到這

兒好幾年啦，這兒老爺太太小姐待我都很好，我也很存下了一點錢，只要你願意，我們就可以到社會局去登記結婚，那麼你幹嗎老今天推明天，明天推後天，難道說你騙我啦，你已經有家了麼？

吳賓 誰要騙你讓他明天早晨躺在床上！

美蘭 什麼？躺在床上？明天早晨你不躺在床上你站在床上？

吳賓 我是說死在床上！

美蘭 得啦，你也別起誓啦！我跟你說，我再等你三天，你再沒有辦法，我就把這兒事一辭，你就是再想見我也見不着了！

（忽然聽見外面有人要進來，二人趕快分開。小姐從中門上。）

吳小姐 太太在哪屋裏，還沒走吧？

美蘭 還沒有走呢，大概跟白太太在屋裏說話哪吧！

吳小姐 那麼你待會兒告訴太太，說我回來啦好啦。

（吳小姐說完從中門下。美蘭也要從左門下，吳賓把他叫往。）

吳賓 蘭！你別走，你別生氣，反正我們一定結婚就是啦！那末咱們明後天就告假到社會局去註冊，買婚書，你看好不好？

吳小姐 （在外面）吳賓，你拿客廳裏的蓋碗，沖一碗龍井送到我屋裏來。

吳賓 （答應）喏！

美蘭 誰信你啊！快去吧！

(吳賓從中門下，才下去，又同着安有典扶着吳經理上，把他扶在沙發上。吳經理臉上慘白，喘息不定。頭走出去的美蘭也轉回身來一同伺候老爺。)

安有典 老爺，好一點了嗎？

吳經理 不要緊的，又是我的老病犯啦，幸虧我坐在門房裏，小姐回來不知道，你們千萬不要告訴太太說，一會兒就會好的！吳賓，你有什麼事你去吧！美蘭，你去給我倒碗茶來

(吳賓從中門下，美蘭從左門下，吳經理看他們都出去了才低聲向老安說，老安好像早就知道他的秘密) 老安！你到我書房，書架子第二排書後頭有個煙盤子，那裏頭有幾個燒好了的泡兒，你給我挑一個大的拿來吧！

安有典 是，老爺。

(安由書房門下。美蘭端茶從左門上。)

美蘭 老爺，您喝茶吧！

吳經理 (接過茶杯) 美蘭你去吧，我想一個人歇一歇。

美蘭 我看還是請太太來吧！

吳經理 不許你請，聽見了沒有？去吧！別叫我着急，我一會兒就好！

美蘭 是，老爺！(從左門下)

(吳經理眼望着書房門，總不見老安出來，勉強立起身軀端着茶，走向書房去，但是他的手發抖，茶杯在茶碟上作響。吳經理從書房門下。吳太太同白太太說笑着從左門上。)

吳太太 那麼咱們回頭見吧！

白太太 好，我走啦，你忙吧！

吳太太 也沒有什麼事啦，再打幾個電話，我也該換衣服啦。

（她們說著走到門外。這時候汽車夫亦在門外。）

汽車夫 （在門外）太太，這是甄院長的回片。

吳太太 （在門外）好吧！擱在桌上吧。

（汽車夫由中門外走上，把一張名片擺在桌上，忽然聽見左門有腳步的聲音，他趕快過去藏在門旁。美蘭從左門上，汽車夫驟然過去把她的手抓住。）

美蘭 咳呦，媽呀！嚇死我！

汽車夫 看你這回還上那兒跑！

美蘭 你放開我，再不放我要喊啦！

汽車夫 活該你喊，反正要散咱們一塊兒散！

美蘭 你打算幹什麼，你？我跟你說，我不怕你！

汽車夫 好啦，自從吳賓這個王八蛋來了你就不理我啦！我跟你說，我非得跟他拚命不可！

那猴兒崽子，不必用刀，我抓住他一隻手，就能把他給搯死！（說話的時候用力捏她的手）

美蘭 你放開不放開？

（安有典在書房內咳嗽的聲音，汽車夫放開了美蘭的手，安有典由右門上，美蘭走向安有典。）

美蘭 老爺好一點兒嗎？

安有典 老爺好一點，睡下啦，恐怕今晚跳舞會是不能去啦。

美蘭 剛才可是怎麼回事？

安有興 剛才老爺送狄四爺下來了，我們都出去站着，跟狄四爺又說又笑地，等狄四爺上了車啦，車剛開走，就老爺腿一軟扶着門框，差一點沒倒下來，我們就赶快扶着他到門房坐了一回，正在門房坐着的時候小姐回來了。老爺總說不叫小姐太太知道，真奇怪！

(着車夫也湊過來聽)

汽車夫 老爺是有點奇怪，好幾回老爺叫我車停在門框胡同北口，一去就是兩三個鐘頭，也不知道幹嗎去啦？

安有興 不許胡說八道，門框胡同有好幾個公會，也許是公司有什麼接頭的事，總之老爺太忙啦，真該好好地休息休息！

吳太太 (由正門上) 你們都在這兒做什麼！怎麼門房一個人也沒有？

安有興 是，太太，我就這就出去！

(安有興，汽車夫同由中門下)

吳太太 (向美蘭) 倒底是怎麼回事，都這麼鬼鬼祟祟的？

美蘭 是老爺不舒服啦，可是他讓我們告訴太太說！

吳太太 哦，老爺呢？

美蘭 在臥房裏睡下了。

吳太太 那糟啦，那跳舞會也不能去啦！真是越忙越出事，這還有好幾個電話還沒有打呢。

美蘭 太太，小姐回來啦！叫我告訴您。

吳太太 那好極啦，請小姐到這屋裏來。(吳經理穿着睡衣從書房中門上，美蘭下) 你不是病

了嗎？怎麼，好了嗎？

吳經理 誰跟你說的，又是他們大驚小怪的！剛才只是有一點暈，沒有什麼！

吳太太 那反正跳舞會你是不能去啦！

吳經理 那沒有什麼，你要去也可以！

吳太太 算了吧！我請個大夫來給你看看吧，你臉上的氣色真是有點不大好！

吳經理 用不着，用不着！休息一會兒就好了。

吳太太 ~~休息~~ 你就休息得啦嗎，那你爲什麼又起來，我看你近來真有點奇怪，剛才你就說要休息，可是你又跑出去啦，你幹什麼去啦？

吳經理 那就是出去想見一個人，他就住在離這兒不遠，爲公司的事情，這種事情你們女人也不必過問吧！跟你們說也說不清楚！

(吳小姐由中門上)

吳小姐 媽媽，叫我有事嗎？

吳太太 對啦，我忙死啦！你也是跟你爹一樣，一會兒一改主意，說好了去跳舞會，你說你又有什麼同學聚會啦，現在你怎麼又回來啦，跳舞會你倒底去不去呀？

吳小姐 怎麼？爹爹也不去了嗎？

吳太太 你爸爸病啦！

吳小姐 那，媽媽，我看我們都不用去啦，跳舞會有什麼意思？

吳太太 從前說有意思的是你，現在說沒有意思的也是你，你嘗我願意去跳舞呀，那不是爲

了陸家的親事嗎？不去拉倒！我也不管啦！不過大後天你們可不要跟我來這一手啦！若琴，你打個電話吧！羅世蘭不是去年在北戴河的時候你見過他嗎？你給他打個電話說你爸爸請他大後天，禮拜一，到我們家裏吃晚飯！你叫電話吧！（找着桌上擺着的知單）你看這是他的號碼！（向吳經理）你去好好地休息吧，你吃什麼回頭我給你送去！

吳經理 我不想吃什麼，最要緊的我要一個人安安靜靜地好好休息休息！

吳太太 那麼好，我陪你去！

（吳經理同吳太太同由書房門下）

吳小姐 （這個時候已經把電話叫來，在未說話以前，向各方面的門注意地看了一下）喂，義園飯店？我要一百〇七號，蘭！是你嗎？你知道我是誰嗎？……你睡啦嗎？……聽我的話，今晚好好地睡，明天好好打算我們的正經事，……我媽媽叫我打電話約你大後天到我家裏吃晚飯，哼，大後天，我們不定到那玩去了呢！是不是？哦！留神，我媽來啦。（換一個客氣的口吻）哦，那好極啦！大後天見，帖子就送過去！好好！都替你說，謝謝你！（把電話掛上。吳太太已經進來了。）

吳太太 他一定很高興來吧？

（安有典上）

吳小姐 那還用說！

安有典 太太，飯館子送菜單子來啦！

吳太太 叫他進來！

安有與 是，太太！（下）

吳太太 你看我這一天！真要忙死我了！哦，還有呢！張媽！快一點把燕窩泡起來呀！若琴！你去一趟吧！你也幫一幫我！

——閉幕

第二幕

第一景

狄太太的臥室

是一個極度摩登，但俗鄙得令人難過的臥室。木器陳設，樣式是極端地古怪，顏色是極端地不調和，屋裏每件東西都是很值錢的，但是雜亂地擺在那裏，活像一個高等拍賣家的商店；這是狄太太的臥室。床上椅子上地氈上，雜亂地擺着絲襪子，巧克力糖匣，電影畫報，幾本雜誌，還有幾本就裝訂看起來似乎正經，但是擺在那裏擺襪子的書籍。左面是一架極講究的西洋式的床。床邊有一個矮桌，矮桌上面擺着一盞極考究的電燈；床前有一毛氈，毛氈上陳列着一隻粉紅綢子鑲烏毛的拖鞋，那一隻不知道那裏去了。屋子正面中間一架大得出奇的梳裝台；梳裝台的架子上擺着無數的各種顏色的瓶子罐子；梳裝台的鏡子是圓形的，大小好像一個圓桌面。鏡子前擺着一個紫絲絨帶彈簧的墩子。旁邊有一架立燈，燈罩大得好像從先逢迎長官用的萬民傘。牆上掛着幾張中外電影小生明星的照片，也有一兩張現時出名值錢的山水花卉的鏡框，但這些畫並不真地有什麼藝術價值。右面有門通旁屋，那面想是狄四爺的起居間與書房。床的左面也有個門，大概是通洗澡房。這屋裏的空氣第一是使人感覺到這屋的主人是個闊人，而同時也要使人感覺到這屋的主人除去闊之外並沒有其他任何的長處。作者如此地說法，因為是覺得在如今的社會中「闊」實在是一種不可諱言的長處。開幕時狄四太太——小名叫做祿祿的狄四太太——半起半坐地躺在牀上，手上鑽石戒指，腕上翡翠鐲子，用一個特別長的象牙或琥珀的烟嘴吸着紙煙，同時心不在焉地翻着一本畫報。忽然一段什麼文字引到她的注意，好像是一個什麼難題，她低着頭尋思，一刻的功夫，她就不耐煩了。

狄太太 秋桂！秋桂！（她叫完了以後又按床邊的電鈴）

（秋桂上，穿着黑西服白圍裙，小白帽子，黑絲襪子高底鞋，極像西洋電影富貴家庭裏的下女。）

秋 桂 太太叫我嗎？

狄太太 幾點鐘啦？

秋 桂 差不多四點半啦。

狄太太 你剛才電話裏跟葛大夫怎麼說的？他沒有說幾點鐘來嗎？

秋 桂 他問我您病的厲害不厲害，我說沒有什麼厲害，葛大夫說他一會兒就來。

狄太太 你真不會辦事，誰告訴你不厲害，我要死了怎麼好？

秋 桂 可是剛才太太並沒有說病得厲害呀！

狄太太 我沒有說難道你看不出來嗎？

秋 桂 剛才您叫我打電話的時候，您不是好好的嗎？

狄太太 總是你有理，對不對？大夫還不來我怎麼好？我的睡衣哪？

秋 桂 您不是穿着哪嗎？

狄太太 你看是不是？我真是病糊塗啦！快把那個扣扣糖匣子遞給我吧！不是那個！那個大的！

秋 桂 （把擺在梳裝台上的一个美丽的糖匣子遞給狄太太之後，隨手收拾收拾床單同梳裝台上的瓶子。）

狄太太 秋桂！你念過幾年書是不是？快來幫幫我的忙吧！畫報上今天有個謎兒，我猜了半天猜不着，等我念給你聽：「夫妻兩個划拳，一個叫梅花，一個叫八馬，打一個字。」你猜猜看！

秋 桂 呦！連太太都猜不着，我哪兒能猜得着！

狄太太 你好好想想看，給你，你拿去瞧瞧看。（把畫報遞給她）

秋 桂 （接過畫報來念）夫妻兩個划拳，一個叫梅花，一個叫八馬，答案請看四十六頁。

狄太太 什麼？有答案嗎？我要知道早就看啦，也不至于耗費我那麼些腦筋啦！快拿過來給我
我看！（秋桂把畫報遞給她，她接了過來翻出了答案。）哦！「語」——語字！

秋 桂 那個語字啊？

狄太太 「語」，言語的「語」，論語的「語」，這怎末講啊？

秋 桂 「語」呀，哦！我明白了！

狄太太 怎麼講，你說說看？

秋 桂 （用手指給她看）夫妻倆不是兩口子嗎？你看語字下面不是有兩個「口」字嗎？一個叫梅花，梅花不是五嗎，你看口字上面不是一個「五」字嗎？一個叫八馬，你看言字上面不是一個「五」字嗎？

狄太太 可不是嗎？真虧了你想得出來，等回頭咱們叫老爺猜！好啦，不看啦！（把畫報擱在一邊，一邊吃着糖，一邊看屋裏新有的陳設。）不好看！不好看！秋桂！讓他們明天再做一套新的吧！

秋 桂 您從前那一套多好看哪！還沒擺兩個月您就膩了。（外面有人叫，「秋桂！秋桂！」）——秋桂出去又上，手裏拿着一個包袱。（是裁縫給您送衣服來了。）

狄太太 拿過來我看看！（把新衣擺在床上細看）咳呀！這回領子可對啦！好，拿到裏屋去

吧！

(秋桂拿衣服從左門下。狄四爺從右門上。)

狄四爺 怎麼？你還沒有起來！病了嗎？

狄太太 可不是嗎，從今天早晨起來我就頭痛，痛得真要命！

狄四爺 我看你有點是精神病！怎麼跳起舞來，玩起來你總沒有病過呀！只要在家裏不出門，你就耍病，你這不是簡直耍逼着我出門麼？我最討厭家裏有人生病！秋桂呢？叫她把我那旅行的小箱子預備出來！我得到天津去一趟！

狄太太 什麼事你又到天津？

狄四爺 我跟你說了，你肚子裏存的住事嗎？

狄太太 我多會給你壞過事呀！

狄四爺 那末好，你聽我跟你說。

狄太太 你等一等，秋桂！（秋桂由左門上）秋桂，你去把老爺旅行用的小皮箱子收拾出來，快一點兒，老爺要上天津，等着走呢！（秋桂，由右門下）好！你說吧！

狄四爺 你知道吳經理麼？

狄太太 當然知道，不是後天請我們吃晚飯的那一個麼？

狄四爺 對啦！就是他，吳爾丹吳經理！你知道他近來常請我吃飯，爲什麼，你知道麼？

狄太太 不知道！

狄四爺 吳經理他有一個很大的公司，眼看就要破產了，其實我要是真心肯幫他的忙，他這

個公司不但不會破產並且還會大大地興旺，不過我狄寶亭不是個傻子，憑什麼給人家做飯哪！昨天我到他家去啦，讓他給我把他們股東的名單開來，你看今天早晨他給我送來啦，（由衣服裏掏出一個文件）我現在上天津就是爲這事！我已經派人跟股東接頭，他們正都巴不得要賣，我想我這次去，一定不用費什麼錢，就能把天津一方面所有的股票都買在手裏。大後天，禮拜二，開股東會，到那時候，董事長，除去我還能是誰呢？可是我不好意思用真名字，也許叫商會的老紀替我出名，不過無論怎麼樣，他這個公司，已經算是到了我的手裏啦！你知道這個公司，在他手裏是塊病，趕到我的手裏那就是財啦！

狄太太 難道吳經理就沒有提防這些個嗎？

狄四爺 說起來也怪可憐的，他還拿我當他的好朋友哪！死心塌地地等着禮拜二我做他的救星哪！

狄太太 你這不簡直是強盜嗎？

狄四爺 強盜？對啦，一點兒也不錯，這個年頭不做強盜就沒有飯吃！我告訴你說，我做強盜不是一回啦，不做強盜你就會有這麼好房子住？不做強盜你就會有那麼些個金鋼鑽！

狄太太 你真好意思說，有的時候我看着你真害怕，誰知道你這兩隻手都做過什麼傷天害理的事？

狄四爺 這兩隻手傷天害理的事倒沒有做過，可是在年輕的時候檢過煤核兒！不過現在不檢煤核兒啦，儘檢值錢的股票同金鋼鑽啦！嘿！說起來我簡直就是拿破崙，有時候我想起我做的得意事自己都叫好！

狄太太 你再給我說一遍，你倒底是怎麼吃他，我還有點不大懂！

狄四爺 我跟你說了，你可不能同別人說呀！

狄太太 你這種積德的事，我多會對人說過呀！只要我跟人說一兩件，你不早就進監獄啦嗎？

狄四爺 別胡說八道的！你聽我說。現在我不是有了他的股東名單了嗎？明後天我把他公司大部份的股票抓到手裏，等到禮拜二一開會，股東都變了是我的人了，姓吳的還不得給我滾蛋麼？那樣一來，這個公司就算吃到我的肚子裏了！我告訴你，這件事我預備了不是一天了，我故意地叫他在銀錢來往上活動不開，讓他上我的圈套兒！

狄太太 好！你算是好朋友！我說你把他公司都吃啦，禮拜一你還不好意思吃他的晚飯嗎？

狄四爺 那有什麼不好意思呀？吃一頓是一頓，禮拜一他的公司還沒有吃到嘴裏哪！再說禮拜二我就是吃了他，也不能叫他知道吃他的就是我！要不然我狄寶亭怎麼能發財呢？我告訴你說，這種人不知鬼不覺的事兒我可就做得多啦！再說禮拜一他們是請甄院長，跟他聯絡聯絡將來說不定有什麼好處呢！其實我這種事也用不着跟你說，你呀！就等着穿好衣裳帶大金鋼鑽吧！（走到門前，開門叫）秋桂！把箱子收拾好了嗎？叫他們開車！

（秋桂上）

秋桂 老爺，箱子收拾好啦！太太！葛大夫來啦，在客廳哪。

狄太太 咳呀！寶亭你給陪一會兒好不好哇？秋桂，我那件綠睡衣哪？快點快點，還有我那個金鋼鑽脖鍊兒。

狄四爺 我可沒功夫去陪他！你看你這個樣兒！那是有病啊，簡直是抽瘋呢！

狄太太 你才抽瘋呢，大水賊！寶爾墩！

狄四爺 (笑)好！寶爾墩下山做買賣去啦，明兒見！

狄太太 好，再見，留神一點黃天霸啊！

(狄四爺下。秋桂已經從洗澡間給她拿出來幾件衣服同簪釵，忙亂地幫着她換衣服。)

狄太太 你把床舖收拾收拾，還得給我一本書！(秋桂遞給她一本書報)不要這個，拿一本正經點的書！(秋桂又遞給她一本考究的洋裝書。秋桂把床舖整理了一下，把換下來的衣服，拿到澡房裏即刻又出來。)

你看還短什麼不短？頭髮不太亂吧？

秋桂 不亂，挺好的！

狄太太 那麼請葛大夫進來吧。

(秋桂下。狄太太注意地聽着外面的聲音，等她聽到葛大夫將要進門聲，她趕緊裝做一個病態躺在牀上。葛大夫上，後面跟着秋桂。)

葛大夫 (他是個中年人，穿着考究的西服，舉止動作非常洋化。他的眼睛非常媚，他的手指非常潔白靈巧，這些想必都是他極受一般女病人歡迎的原因。他同狄太太是老交情，老得讓人看不出他們的關係，是在狄四爺以前還是以後。這種關係秋桂早已知道了，但是他們在秋桂面前，還保持着正經的態度。)怎麼？狄太太又不舒服嗎？怎麼不好哇？

(走近床邊坐下，摸着她的脈。)

狄太太 (病體沉重的聲音)我也不知道是怎麼啦，難過死啦！心好像要停，頭好像要炸，葛

大夫請您好好地給我看看吧！

葛大夫 您的脈象很好啊！嚙！我剛才看見狄四爺，怎麼？他要上天津麼？

狄太太 （忽然看見秋桂）秋桂！你快去看看您老爺還用什麼東西不用，隨後再給葛大夫倒杯茶來！

秋桂 是，太太！（下）

狄太太 （看着秋桂出去了，驟然換了一個口吻）你現在倒底按着什麼心？不叫你，你就不來啦！請你來，還是這麼慢慢吞吞地，你要是膩了趁早說話！

葛大夫 我怎麼會膩了哪！我實在是因為事太忙！

狄太太 什麼太忙啊，說不定又是哪個狐狸精又把你迷上啦，你看我，現在哪兒都不去，悶起來就是一個人看看書，你看我怎麼會不病？

葛大夫 你這個病不要緊的，一會兒就好啦。

狄太太 不要緊，是的，不要緊，我死了也不要緊！是不是？

葛大夫 你們女人我真不懂，你口口聲聲地說是願意我來，可是來了就是吵，要是老這樣，我可真不敢再來啦！

狄太太 我吵！我吵！那是你不願意來我才吵哇！你若是像從前一樣地常常來，我多會吵過呀！

葛大夫 常來也得有理由啊，從前常來那是因為真地你有病呀！

狄太太 好啦好啦！我不跟你吵啦好不好？你去到門外聽一聽寶亭走了沒有？

葛大夫（走到門前去聽）一點聲音也沒有，大概許是已經走了吧。

狄太太 你過來聽我跟你說，你知道？竇亭簡直是一個強盜！他一點好事也不做。你知道他現在幹什麼去了嗎？也不知道他又安排着什麼法子收拾吳經理呢！其實吳經理爲人多好哇，我真想告訴他！

葛大夫 怎麼回事啊？

狄太太 大概他是想把吳經理的公司騙過手來，剛才他又答應給我買金鋼鑽哪！哼！誰希罕他那金鋼鑽啊！

葛大夫 你可別這麼說，你這樣的女人，沒有洋樓汽車金鋼鑽同大打子的洋錢票，你活得了嗎？

狄太太 那可別說，我要是有個情投意合的男人，就是叫我吃窩窩頭，給他縫袖子補襪子都甘心情願。我告訴你識，你可別吃醋！我從前愛過一個人，有一回我給他洗襪子，臭得薰人，可是我愛聞，聞着我心裏都高興！

葛大夫 你說得好聽就是啦！我不相信你能够那樣賢慧！

狄太太 得啦，得啦，快別說啦！我知道，就是你們葛太太賢慧！既然那麼賢慧，還找我這樣的幹嗎呀？

葛大夫 這都是哪兒的話呀！你……

狄太太 哪兒的話？這都是真話！我跟你說，也不知道你們是成心，還是怎麼回事？只要你同你太太在一塊兒遇見我的時候，總要做一點肉麻的樣子給我看，那幹嗎？你們親熱不

會在自己家裏被窩裏親熱，非得當着人的面不成麼？我告訴你說，只要下回你們當着我再來這股子勁，我非打你太太一個嘴吧子不可！丟臉大家丟臉，活該了！

葛大夫 你大概真是得了瘋病啦，你說的這些都是沒有影子的事！（忽然聽見秋桂要進來了換一個規矩的口吻。）你靜靜地養着吧，不要緊的，有一兩天就會好了！

（秋桂端茶上）

狄太太 好吧！明天晚上吳經理請客，你們二位去不去？

葛大夫 去的，你們二位也去吧？

狄太太 寶亭要是能從天津趕回來一定去，他要是回不來，我一個人就不去啦！

葛大夫 那麼好，我先走啦，今天晚上再來，你這個病打一兩針就會好的。

狄太太 老爺走了嗎？

秋桂 還沒有走哪！老爺剛要走，外邊送來了一封信，老爺看了信以後好像很高興，現在回到他的書房裏去了。

狄太太 那也許是天津來的信吧？

秋桂 不知道，好像不是郵政局寄來的信，是人送來的！

葛大夫 那麼再見啦！狄太太！

狄太太 晚上一定來呀！

葛大夫 好，晚上見！（葛大夫才要出門，狄寶亭怒氣沖沖地進來）怎麼，寶亭先生還沒有走嗎？

狄四爺（改作和氣的樣子）哦！葛大夫，對不起！有點事，還沒有走。你看內人的病怎麼樣？

葛大夫 沒有什麼大病，打一兩針調理調理就好啦！可惜我沒有帶着，回頭再來一趟吧。

狄四爺 那太費心啦！

葛大夫 沒有什麼，再見！

狄四爺 好，再見！（預備送他出去）

葛大夫 請不要客氣！（謙虛了一會，到底狄四爺送了葛大夫出去。）

狄太太 秋桂！你看老爺到底是怎麼回事？真有點奇怪，怎麼說走又不走了呢？

狄四爺 對啦，是有點兒奇怪！

（狄四爺上）

狄四爺（進來之後低着頭，不言不語地在屋裏走了一個往返。屋內空氣，無緣無故地驟然緊張起來。）我接到一封信！

狄太太 什麼信？

狄四爺 你拿去看。

狄太太（看完信）好極啦，我正想自己告訴你說哪！

狄四爺 什麼？還告訴我說？那麼信上的話是真的嗎？

狄太太 幹嗎不真？你不說是你是拿破崙嗎？拿破崙就當過王八！

狄四爺 你這是說笑話還是說真話？

狄太太 幹嗎是笑話！我告訴你，我真膩極啦，我不怕你！實在逼急了我，我就把你那些個體面的事抖露抖露！信上說的一點也不錯，只要你一不在家，他就來，你不信去問哪！

秋桂，是不是呀？你告訴老爺說！

狄四爺 秋桂！我不在家的時候是有人來嗎？

秋桂 是的，有人來！

狄四爺 是誰？

秋桂 葛大夫！

狄四爺 混蛋！誰問你這個！問你我不在家的時候有什麼人來？

秋桂 就是葛大夫來的，沒有什麼別人！

狄四爺 (忽然又低聲不語，沉思了片刻，漸漸笑了出來。) 笑話！這也不知是那位跟我開玩笑，祿祿你也真會跟我做戲！好啦，算了吧，天津我也不去啦！其實也用不着我去！

狄太太 誰跟你開玩笑？誰說是笑話，你真相信我就這樣死心塌地地跟你過下去了！跟你這個人水賊？什麼都不懂，就懂得錢？你以為拿錢什麼都能買得來呀！你當我不知道哪，今天給我買珠子，明天給我買金銅鑽，你當我真相信是給我買的嗎？你當我不知道買這些東西是叫我帶出去給你做幌子嗎？好讓人家說狄四爺真糊哪！你看他太太多闊呀！誰稀罕你這闊綉子？拿去罷，我不要啦！（說着把幾個戒指鐲子，都摘了下來扔在地下。）

狄四爺 (始終和善地) 就算我疑心你啦，那也是因為我愛你才疑心你呀！你幹嗎生這麼大的

狄太太 我才不生氣呢！我是耍讓你知道我不怕你，別人也許怕你，我呀，我可沒有把你看到眼裏！

狄四爺 哦，你沒有把我看到眼裏，好，你那混蛋的老爸爸，再要到我那銀行裏去要錢，我就讓門口站崗的那個警察把他帶到區裏關起來！

狄太太 真好！真是高人才能做高事呢！狄四爺要作不出這種高事來誰還能做得出來？不錯！我是有個窮爸爸，又賭錢又抽大煙，可是我要是沒有這麼個爸爸，我還到不了你這兒來呢！姓狄的！你聽明白了，只要有一天你有讓我爸爸過不去的地方，你就提防着點！

狄四爺 我提防什麼？

狄太太 提防什麼？自個兒做了臭事還臭美，美的把自個兒什麼缺德事都抖露出來！告訴你說：你老老實實地咱們算沒有事，你要是找碴兒呀，好辦，我要是不把你送監獄才怪呢！

狄四爺 好，我明白啦，可是你也別太美了！我是一個粗人，我是一個野人，不錯，我做了許多不是人的事，可是我做的這些事，憑良心，多半都是爲了你！那你要是做了什麼對不起我的事，別的先甭說，我先把你宰了完事！好啦，我走啦，明兒見！

狄太太 什麼！明兒見？你上那兒去呀？後個吳家你還去不去呀？

狄四爺 那兒有甄院長爲什麼不去！（怒氣沖沖地下）

狄太太 咳呀！我的媽呀！可氣死我啦！秋桂，你瞧我們這個家有意思沒有意思？

狄四爺 打是痛罵是愛，好夫妻沒有不吵的！怨起來不起來呀？

狄太太 好吧，起來一會兒也好！（坐起來準備下床，發現短一隻拖鞋。）呦？我的拖鞋呢？
（秋桂從床底下找出那一隻拖鞋給她套在腳上，她起來又趕快走到梳裝台前的墩子上坐下。）哦！秋桂，把首飾給我檢起來吧？

秋桂 哎！（她把脖練手鐲等檢了起來，都擺在梳裝台上，只留下一個戒指。）

狄太太 秋桂！你說是老爺怕我，還是我怕老爺呀？

秋桂 （把留下的戒指帶在自己手指上，反覆地觀看）我看哪，我看是老爺怕您！

狄太太 （發現缺少一個戒指）秋桂，還有一個戒指呢？

秋桂 （把手舉給她看）在這兒哪！太太！

狄太太 （似乎明白了什麼事）你喜歡這個戒指嗎？那麼你拿去帶吧！

秋桂 哦！謝謝太太！葛大夫也許到我們這兒來吃晚飯吧，要不要叫廚房多預備兩個菜？

狄太太 對啦，你去吧！（她看着秋桂走出門去，忽然用手抱着她的頭，因為她彷彿感到了什麼壓迫。）

第二景 葛大夫的診病室

一個極端洋化的診病室。假如沒有一兩塊病人感謝的匾額，那簡直可以使人相信是一個設在歐美都市的專門大醫師的診病室。屋內正中有一張極考究的書桌，書桌的後面，是大夫自己坐的轉椅。書桌旁邊有一張極舒適的大椅，那是爲給病人坐的。書桌的左面靠牆有張鋪着白單的小床，書桌的右面有一架玻璃櫃，裏面陳列着各種醫科器皿。櫃子的旁邊有一門，門裏像是化驗室和手術室。屋內的左面有門通他的內室。右邊有門，通候診室。右門的旁邊，有一張小桌子，

那是看護辦公的地方。桌上擺着病人掛號的冊子，應用的文具同電話。大夫書桌上，也有一架很講究的耳機。慕啓時，屋子裏沒有人，電話的鈴響了一陣之後，接着又響起來沒有完，蒲小姐從通候診室的門走了進來。她是葛大夫的主任看護，她穿着看護的服裝，但是她臉上的化妝似乎有些過分地考究。她拿起電話耳機大模大樣地回答着人家問話，極端顯示出來她是一個著名大醫生的有權威的主任看護！她雖只是一個看護，她偏要自稱是葛大夫的秘書，在她腦子裏好像以為秘書的尊稱要高過看護似的。

蒲小姐 葛大夫醫院院長室……是的……我不是葛大夫，我是葛大夫的秘書蒲秘書，你有什么話跟我說吧！……定約會呀？是出診還是到這兒來呀？出診是下午一點起……今天哪約會太多啦，恐怕要過六點鐘才可以……等不及嗎？……那可以叫林大夫去……林大夫是院長的學生，一樣的……親自來呀？那……非等過六點不可……你跟葛大夫認識呀！你要葛大夫親自接電話嗎？……他現在沒有工夫，因為現在正是門診的時候……你自己來一趟呀……那恐怕也見不着，因為院長在門診的時候，一概不會客也不接電話，……對不起，再見！（把電話掛上）討厭！好像大夫是你們家裏的，你闊怎麼樣，活該你闊啦！（有人敲通候診室的門，蒲小姐把門開了一點，向外邊的人說）對不起！請再等一會兒吧！我們院長還沒有來呢！

外面的聲音 他的汽車在外頭呢，他不是回來了嗎？

蒲小姐 回來是回來啦，可是他還在他的私宅，還沒有到這兒來呢！請你等一等吧！來了就叫你！（蒲小姐把門關上，葛大夫就從對面的門進來了。）

葛大夫 病人多不多，蒲小姐？

蒲小姐 不少，有十幾位，他們已經等了好久啦！

葛大夫 好！請第一號進來吧！

蒲小姐 （預備開候診室的門的時候，電話鈴又響）喂！葛大夫醫院院長室，你是哪兒？哦！

在這兒！（用手蓋住耳機，向葛大夫說）狄宅的電話！

葛大夫 你說不在家好啦！

蒲小姐 我說你在家啦！

葛大夫 真糟糕！那麼撥過來吧！（葛大夫拿起他的耳機）喂！你是狄太太呀？是的，我才回來！你現在好一點兒嗎？（蒲小姐很知趣地溜了出去，葛大夫看她出去了，改了一個口吻）祿祿，你到底有完沒有？昨天晚上多危險哪，你現在還做這個荒唐事，我跟你說過多少次，不要你隨便打電話！……沒有哇，什麼地方我也沒有去！……現在所有出診都是林大夫去，你不信打聽！（他的注意完全集中在電話，所以沒有注意葛太太由通內室門上）……咳呀！祿祿，你相信我好不好？……我爲什麼騙你？……你想我真正地要想用你，都還不容易？……沒有的事！我跟我的太太只是朋友的關係而已，天地良心！……是呀！何必一定叫我在電話裡說呢？……好啦！我說，我說！我愛你，我愛你！這可行了吧！你饒了我好不好？有十幾個掛急症的病人等着我看病呢，你也行一點兒好！積一點兒德！……是，我沒有忘！……什麼，叫我再說一遍哪，好，我就再說一遍，可是說完了就完啦！我可要看病了！（一個字一個字地說得非常清楚，好似在讀國際條約上的一個協定）在你的面前決不同我太太說過三句話，也決不作任何肉麻的舉動！這可行啦吧

！（葛太太實在不願意再聽下去了，故意把門關了一下，告訴他已經有人進來，葛大夫立刻用起莊嚴的口吻。）是的！狄太太，我看這個問題相當嚴重，請你萬不可輕視！……啊！寶亭回來了嗎？請你替我致意，今天晚上你二位到吳家去吧？……好，晚上見！……都好都好，承問承問，好，再見，再見！（掛上耳機回過頭來，好像是纔剛發覺太太在場。）哦，你在這兒！剛才是狄太太的電話，這個人真討厭極啦，她的病真沒有法子好，跟他說的話她老不聽！（做作得更加自然）哦！她還問你好哪！（葛太太始終望看他，一語不發。）你找我有什麼事嗎？今天病人可真不少！聽說有十幾位呢！（葛太太仍舊保持着沉默。）怎麼啦？慧欣！你啞叭啦？

葛太太 沒有！我並沒有啞叭，我跟你說，我不但不啞叭而且也不聾！（葛大夫好像要說話辯護。）不必！你不要解釋，沒有什麼關係，我早就慣啦！我也知道做一個大醫生的妻子，若沒有忍耐同涵養是不成的！第一次你同朱太太那個時候倒真是傷了我的心，我覺得一時天也塌啦，地也陷啦，我簡直不知道怎麼好啦！可是後來你懺悔你痛哭，我也真就信了你啦。不過後來跟着又是李太太，張小姐，王家二姑奶奶，趙家少奶奶，還有多少少個，你知道，我早就慣啦，若是每回都照我第一次那麼傷心，那我早就死了！哪還會有今天？哪還會有小球？現在我想無論如何你總是小球的爸爸，只要你讓我面子上過得去，我就什麼也不說啦！可是打了人還不叫人說痛，殺了人還不叫人流血，這種不講理的事，就是我容你們，天也不會容你們！好！怎麼？把我的丈夫佔了去還不算，現在連當着外人對我表示一點兒親熱也不准？這個臭女人也太難啦！你聽明白了，我可不

是吃醋，我要是吃醋，決不能現在還心平氣和地跟你說話。他們狄家倒是好一對，只知道有自己不知道有旁人！她不是不許你跟我說過三句話嗎？她不是不許你同我在她面前表示親熱嗎？好！我偏要做給她看看！以後你怎麼着都可以，可是今天晚上在吳家我要你就着我的耳朵至少要說一分鐘的話，我故意散開一個鞋帶，我要你當着她給我鞋帶結上！現在你自己憑良心估計估計，你要還願意做小球的爸爸，還願意做小球媽媽的丈夫，那你就照着我的話去做！可是你要覺得狄太太的命令不好違犯，那我也沒有什麼別的說的，你有你的絕對自由！好啦！葛院長，你辦公吧，我不打擾你了！哦，我忘啦告訴你，我剛才爲什麼來的啦！小球要叫他爸爸給他畫一架飛機，飛機上要一個帶顏色的國旗，我是怕他擾你，所以我沒有叫他過來，你若是還有工夫來顧到你的兒子，回頭就請你給他畫一張吧！你看是不是？我絕對沒有氣憤！好吧，回頭見！

葛大夫（葛大夫聽的怔啦，又是慚愧，又一悔恨，一時回答不出話來，等到葛太太說完話將要走出門的時候。）慧欣！

葛太太（站住，回過身來）什麼事？

葛大夫 慧欣，我太太對不起你啦！

葛太太（笑着）真的嗎？

葛大夫 慧欣，你不要笑我！我心裡真是難過極啦，我始終是在愛着你！可是生就了的壞根性，明明知道是不應該做的事，可是到了時候，還是不由己地做啦！你再原諒我這一回吧！我從此完全同她斷絕！

葛太太 別說費話，不要說你做不到的事！

葛大夫 你不知道我現在恨極了她，不信你看今天晚上我決不同她說一句話！

葛太太 那成什麼樣子，萬一吳太太把你們的坐位擺在一塊兒呢？算了吧，我決不要求你做不到的事，只要你把我剛才所說的事做給她看就是了，你知道我並不是故意使你爲難，我只是要她看看我的丈夫還拿我當一回事！我是要讓這種混蛋女人明白明白！要完全佔有一個男人不只是好面孔，肥屁股就能辦得到的！

葛大夫 (稍微遲疑了一會兒毅然地決斷了) 好吧，慧欣，就這麼辦！

葛太太 好，回頭見！別忘了小球的飛機！

葛大夫 好啦，忘不了，回頭見！(把通內室的門開開送他太太出去。同時，蒲小姐由通候診室的門上，臉上顯着驚慌的顏色，葛大夫似有所覺，回過頭來。) 什麼事？

蒲小姐 吳經理來啦，他好像病得很厲害，是不是……

葛大夫 當然，請他先進來吧！

蒲小姐 好！(走出門外) 這會兒比剛才好一點兒嗎？不要緊，請你扶着我吧！

葛大夫 (走向蒲小姐扶着進來的吳經理。吳經理頭髮亂着，滿臉是汗，低着頭，駝着背，好像比大前天老了十幾歲的樣子。) 怎麼啦？爾丹！請過來，坐下坐下！坐好了，靠起來！(他幫着蒲小姐扶着他坐到大椅子上。)

吳理經 (拍着胸口) 我這兒難過極啦，堵得慌，喘不過氣來。

葛大夫 (緊急命令似地) 硝酸鹽，快點！(蒲小姐熟練地火速地從玻璃櫃裏拿出一個玻璃瓶

子，打開瓶塞，遞給大夫，大夫當蒲小姐拿藥的時候，把病人的頭髮整理一下，把他的衣服扯子解開，讓他很舒服地半倒在椅背上，接過瓶子來，把瓶口湊近病人的鼻孔。）請聞一聞這個藥！長長地呼吸幾次！（藥的力量很快地使吳經理清醒振作起來。這時蒲小姐已經把吳經理的衣服解開把聽病的診察器遞給大夫，大夫就把瓶子交給蒲小姐。）啊，現在好多了罷？（他開始診察着病人的心臟，他低聲地迅速地

向蒲小姐發了一個命令，但觀眾只聽到末尾兩個字）……皮下！（蒲小姐接到命令趕快走到化驗室裏去，一會兒的工夫以後，她拿出一個盤子來，盤子上面擺了一個裝好了藥水的注射針，同兩團拈了火酒的藥棉花和一小方塊橡皮膏。大夫這時已經診察完了，捲起來病人的袖子，用棉花消了毒，在皮下打了一針之後，用橡皮膏貼上針眼。）

吳經理 咳呀，謝謝大夫，現在好啦，完全好啦！

葛大夫 當然會好的，沒有關係！剛才到底是怎麼回事？

吳經理 （在沒有說話以前，看了蒲小姐一眼。蒲小姐很聰明地退了回去。）我剛才從公司出來！你知道我有一個很不好的嗜好。

葛大夫 哦！

吳經理 （把手舉起，屈着中間的二個指頭，做着吸鴉片的手式。）是的！我弄這個已經有七八年啦！今天晚上不是家裏有事嗎？我打算多來幾口壯壯精神，你知道我每次去抽煙總是把洗車停在門框胡同北口。可是今天等我抽好了煙，上了汽車要回家的時候，忽然覺得心口不好受，人要暈過去的樣子，我就快趕叫車夫把車開到你這兒來了，你看我這是

什麼病？要緊不要緊？

葛大夫 不要緊，大概是胃病！哪天你有工夫，我再給你細細地看一看，不過你回去最好要躺下，最好不要吃飯。

吳經理 那怎麼能行呀？今天晚上我還請客呢！還有你哪，難倒你忘了嗎？

葛大夫 請客！我問你，請客要緊哪，還是性命要緊？

吳經理 大夫，你說漏啦！我就知道我的病很重，你不肯告訴我！現在你既然無意中說出來，那索性你就跟我說明白了吧。我也好預備預備！我跟你說，我這個人雖然很嬌嫩，我還不是怕死。我怕的是我死了之後，我太太同我女兒怎麼辦！普善兄！我們相交已經多年啦，我很知道你的爲人，所以我的事也不瞞你，那麼請你痛痛快快地告訴我，我倒底究竟還能活多久？

葛大夫 咳呀，爾丹，你完全想錯啦，我說性命要緊的意思呀，是說你身體要緊，不可不注意！並不是說你現在有什麼性命的危險。

吳經理 咳呀，大夫！你還不是越說越漏了嗎！現在沒有危險，到什麼時候才有危險？你索性說了吧，我早就明白啦！

葛大夫 （不再辯護，很爲難的樣子，不知道話是怎麼跟他說，只用兩腮發出了一個聲音，如同飲完了白干酒品嚐滋味的聲音）噴………

吳經理 很好！你這比說出來我還明白！不過你告訴我，在最近一兩個月之內，有沒有危險？（葛大夫搖頭）在這四五個月之內呢？（葛大夫搖頭）在這七八個月之內呢？（葛

大夫又搖頭)好!好!這就够啦!果然我要還能再活六七個月，我的公司必然很穩定啦，到那個時候，我必然能很高價地把我的公司出手，這筆錢也很够我的妻女們用的了!可是，普善兄，我求你無論如何在這幾個月期間不要我發生什麼問題，要使我的身體不致有問題，你告訴我怎麼做，我絕對聽你的話。普善兄，外面人人說我吳爾丹很闊，其實我是差不多要完全破產啦!假使我現在有什麼好歹，那我的妻女立刻就得要飯!那我怎麼對得起她們?我也知道鴉片對於我的失敗是一個很大的原因，可是現在我要不借着他長長我的精力，那我怎麼去想法子恢復我的財產?我是個好人哪，普善兄，你當然知道!可是就因為我是好人，才處處受人家的欺騙!處處受人家的壓制!自己氣憤起來，只知道向鴉片去找安慰，我這不是自殺嗎?我怎麼好?哦!普善兄，我怎麼好?(他如同一個受委屈了的小孩子痛哭起來。)

葛大夫 (拉了吳經理的手，拍着他的手背。)爾丹兄!你這是何苦來?我告訴你，不要緊!好，既然你看得起我，同我說這些知心的話，我總會幫着你恢復你的健康，恢復你的財產，你看好不好?現在好啦!你鎮靜一下，我待會兒給你配點藥，晚上我交給你。

吳經理 好!普善兄，謝謝你!可是你千萬不要讓亦香她們看見，她們都還年輕!讓她們還糊裏糊塗的過幾天快活日子吧!好了!我走啦，謝謝你?(感謝地同葛大夫握手)

葛大夫 好啦，回頭見!能够休息，總是在飯前休息一會兒好吧!

吳經理 好!不過請你記住，對於亦香她們只當我沒有見着你，也沒有到你這兒來過，藥……請你進門的時候交給我的門房老安好了!

葛大夫 一定一定，回頭見。

（吳經理已經恢復了健康的狀態，很安穩地從候診室走出去，葛大夫送他到門口之後，回到書桌聚精會神地開一個藥方。蒲小姐上。）

蒲小姐 吳經理的病不輕吧？

葛大夫 最末期的心臟病。

蒲小姐 那他不能活多久啦？

葛大夫 若是不受刺激，也許能活六個月。

蒲小姐 若是有刺激呢？

葛大夫 那恐怕他六天都過不去！（職業習慣使他已經忘了剛才的感動，很自然地，機械式地自然地。）叫第一號！

蒲小姐 （開開候診室的門）第一號！

——閉幕

第三景 羅世蘭的飯店房間

義國飯店一間帶浴廁浴室考究的客房。台上見到的是客廳，正面有門，通外面走廊，左面有門通臥室。房裏的陳設都是些西洋式很摩登的傢俱：主要的木器，是北方所謂三大件的沙發同大椅——沙發前面有一個矮桌子，桌上面陳列着很講究的烟具——是靠着右牆擺着。左邊臥室門旁擺着一個桌子，兩邊有兩把椅子。正面還有一個小的長桌，那就是做爲羅世蘭辦公的書桌了，可是那上面並沒有任何文件同文具，只是一架很講究的電話桌機，把這個地方裝飾得略似一個辦公的地方。牆上掛的除了旅館章程之外，還有幾張很看得過去的油畫。桌上書架上陳列着羅世蘭各種大小便裝及化裝的

照片，僅有的一兩本書，也只是些電話簿交通時間表同登着羅世蘭封面的舊雜誌。右面牆上，沙發的上面掛着一個鏡子，羅世蘭總不斷到這個鏡子的前面照着，並讚嘆自己的美麗。羅世蘭已經有三十多歲啦，但是他去年才張旗鼓噪過他二十五歲的生日。他在上海影界會經紅過幾年，可是現在沒落了！不過他還不能或不肯承認。最近他跑到北方新劇界來我路子。他的經理人老穆正在替他奔走着。爲壯他的聲勢，他住在義園飯店，北京的頭等飯店之一。飯店的經理，起初也震於他的威名，容許他欠了許多的賬，最近兩天，似乎看穿他的紙老虎啦；已經不像從前那樣地同他客氣。羅世蘭已經穿好了褲子襯衣皮鞋，領結也已打好了，現在正在把一件極考究用黑絲絨做的睡衣（這是一種外國人在起床的時候穿的）一面穿着一面走了出來；走到鏡前結上用金黃色毛線打成粗繩子樣子的衣帶。他對着鏡子，把頭髮理了一理，似乎對於他的姿態相當滿意。伸出左手來看他的手錶，忽然發覺到他的錶沒有戴，意思想到臥室去拿錶，但是另一個意思使他走到長桌拿起耳機。

羅世蘭（沙音的破噪，聲音有點顫，氣息有些喘，好像喝了過度含有強性的酒精飲料。）喂！櫃房嗎？現在幾點鐘啦？（因爲對方聽不清楚而着急起來）我問你幾點鐘啦！（聲音又忽然緩和了）哦！十點啦！十點過五分哪！哦！好啦！（掛上耳機走回鏡子的前面，又在正面側面地研究着自己的姿式。這時電話鈴響，他走過去接電話。）喂！我是羅世蘭呀！什麼？旅館的賬？我跟你說，這種事情，我向來不管，我單有秘書替我管這些小事，最近我打發他到天津去啦，等他回來我就叫他到櫃房去吧！……什麼時候呀？反正這個禮拜之內吧，真奇怪，這麼一段小事也值得跟我提！（掛上電話）這幫東西真可惡！（又走回來照鏡子。有人敲門。）誰？（外面穆先生的聲音：「我！」）哦，老穆啊！進來吧！（又穆先生上）

穆先生 (四十來歲，穿着相當考究的衣服，可是衣服總覺得有點不合體。他是羅的管事，從先跟着羅世蘭也會賺過大錢。可是近兩年來羅世蘭大地退步了，墮落了；雖然還在掙扎，但是穆已經對他起始失望，雖然還敷衍他，那只是因為多年的習慣。現在只等着一個機會要同他決裂了。) 喝！你都起來啦！真難得！(他走到沙發舒舒服服地坐下，一語不發。)

羅世蘭 (他先是希望穆給他一個好消息，但等了許久不見他作聲，他開始着急。) 怎麼？老穆，咱們的事情到底怎麼樣啦？剛才旅館又逼着我要賬哪！

穆先生 要賬有甚麼要緊？你有那麼闊的女朋友，今天晚上吳經理請甄院長，不是還請你作陪哪嗎？有這麼體面的來往，吳小姐；還至于爲這麼一點事着急？

羅世蘭 你又拿我開玩笑了！你知道我同吳小姐的交情與別的女朋友不同，直到現在我也沒有用過她一個錢。

穆先生 你別這麼裝着玩，你直到現在沒有用她的小錢，是想將來用她的大錢。

羅世蘭 別說廢話！你不是說天仙的老板有辦法嗎？你見着天仙的老板沒有？

穆先生 見是見着了，事情也好辦，可是就全看你啦！

羅世蘭 怎麼全看我啦哪？

穆先生 我是剛從天仙老板那兒來，他說只要你肯答應，他就先撥給我們一千塊錢。

羅世蘭 哦，他們是不是要演「鴛鴦盒」？這個劇本我看過的。角色倒是不错，我很想演這個戲。那麼就這麼辦吧，你回頭跟他立合同好了！

穆先生 不過——

羅世蘭 不過什麼？

穆先生 不過聽說這個本子裏還有一個重要的反派角色，你看過了沒有？

羅世蘭 看過。對了，這個配角也很難找，雖然只是在二幕露兩場，可是也相當重要，你聽

說他們打算找誰麼？（他很關心地挨近穆坐下，等待着他的回話。）

穆先生 （呆了一會，不經意地）你演一回反派的戲怎麼樣？

羅世蘭 （如同觸着電一般，站了起來）甚麼？你們鬧了半天是想讓我演這個配角啊？我羅世

蘭從登台那天起，就沒演過配角！

穆先生 你先別着急，就是這個配角我還費了不少的唇舌！你還先別不願意，好些個人等着

演這個角色還等不到哪！

羅世蘭 誰願意演誰演好了！窮死可以，當配角辦不到！

穆先生 哦，當配角辦不到？那麼，這個旅館的賬怎麼辦？你該我的錢怎麼辦？法院判的罰

款同賠償費怎麼辦？

羅世蘭 （不說話了，怔了一會，低着頭，在屋裏走了兩趟，顯然內心裏有着很熱烈的鬥爭

，最後他在一把大椅上坐下，用兩手抱着頭。）這真要逼死我，逼死我！

穆先生、並不是我逼你，你自己也想想看，你這幾年混成甚麼樣兒啦？你那點值錢的東西不

都是押啦當啦？你再不作一個正經的打算，不用說將來，就是這兩天你就過不去！我跟

你說，我的錢也都乾啦！你要不想正經主意，我可要想正經主意去啦！我老穆不能陪着

你餓死！（一度相當長的靜默）倒底怎麼樣啊？你說話啊！我不是沒有替你想過，這個角色，不錯，戲是不多，可並不見得就是配角。掛牌的問題，未嘗不可以同天仙的老板商量。

羅世蘭（仍是不說話）

穆先生 倒底怎麼樣啊？幹是不幹？你說句話，人家天仙還等着我回話哪。不幹就不幹，說乾脆的！不幹咱們就關門大吉，您再另請高明吧，我可沒法管這些事啦。不過你可得想一想，法院判的賠償費早就到日子啦，這兩天你要再不繳錢，那不客氣，你只好到監獄裏去待幾天吧，我可沒法子替你塘啦！你還別想吳小姐能幫你甚麼忙，我先訴告你說，我早給你打聽清楚啦。你別看她手上戴着戒指，鐲子，金剛鑽，那都是假的，市場攤上買的。你這個吳老丈人，說話就要破產啦。現在救急的辦法，也就只有天仙這條路啦。天仙要能拿點錢來，你還可以敷衍幾天，再慢慢想法子。要不然，那你可就算完啦！

羅世蘭 你不用說啦！我知道我是完啦！

穆先生 你要好好地幹，憑甚麼你完啦？你那叫放屁！不錯，你是一年多沒有拍新片子啦，不過，你要是能在舞台上露一露，未嘗不能夠引起人的注意，就許有公司來跟我們簽合同。這是咱們這兒說，你別看你在銀幕上有經驗，可是在舞台上，戲多了你未必辦得下來。這個反派的角色，你若是把兩場演好了，就許比他們戲多的角色多落好。我看哪，你別犯小心眼兒了，就這麼辦得啦，我跟天仙老板說去，讓他給咱們來一個並牌，你瞧怎麼樣？若是這麼定規了，回頭我就把合同跟他們簽了。

羅世蘭 合同你先別簽。

穆先生 那幹嗎？

羅世蘭 簽合同也成，那你得讓天仙老板上咱們這兒來一趟。

穆先生 那幹嗎？

羅世蘭 咋？他既然要約咱們，總也得上咱們這兒來一趟啊！

穆先生 好，我明白，明白，我想這不成問題！面子的事，天仙的老板倒是個外場人兒。好說，就這麼辦吧。那麼就算定規啦！你就演這個反派，回頭我把天仙老板找了來，咱們當場就簽合同，你看好不好？我讓他把錢都帶着，這總行了吧？

羅世蘭 好吧，就這麼辦吧。

穆先生 那麼我去啦，回頭見。

羅世蘭 （無精打彩地）好吧，回頭見。

穆先生 你瞧吧，這就該好啦。只要你講理，咱們就有辦法。好啦，回頭見。

羅世蘭 好！回頭見。

（穆先生開門出去了）

羅世蘭 （把頭仰在大椅的靠背上，靜坐了一會兒，好像很難過。忽然有人打門，他吃了一驚。）進來！（門開了，去進來的是吳小姐。）哦，琴！你怎麼這麼早就來了？（站起來迎了過去。）

吳小姐 （倒在一個大椅上，仰着頭。）蘭哪！快救命吧！累死我啦！（忽然瞧出他的面色不好

看。)怎麼啦？你病了嗎？

羅世蘭 沒有的事，那也許是我昨天晚上睡晚啦。

吳小姐 沒有病，好！那麼，你先想法子治治我的餓罷！回頭我再跟你詳細地說！

羅世蘭 那麼好，等一等！（打電話）給我接洋廚房！喂！洋廚房嗎？喂！給我來一份早點，黃油菜醬烤面包，還有一杯咖啡！我是二百零七號！（向吳小姐）你看我叫的不錯吧！

吳小姐 對！你的記性真好！蘭！你來，坐在這兒，你聽我跟你說，我真高興極啦！我現在以為沒有行不通的事，從前我的胆子很小，可是從那一天起，我的胆子變得大極啦，我好像什麼也不怕，什麼話也敢說啦，不管是對誰當着誰！

羅世蘭 你說的什麼話，我不是告訴你你不叫我說嗎！

吳小姐 我現在還沒有說，不過今天無論如何是要說的，把我們的事情都告訴他們，告訴我母親，我父親，告訴陸家那小子。

羅世蘭 你千萬不要說，千萬不要做這個傻事！

吳小姐 什麼傻事？我們結婚不是一定了嗎？既然一定，為什麼不告訴他們？不是早晚要告訴他們嗎？

羅世蘭 說自然要說的，不過也要讓我把手續弄清呀！我不是告訴你我結過婚嗎？無論如何也得要讓我離過婚……

吳小姐 離婚還不是容易事？找個律師到報上登個啓事不算完了嗎？錢對你當然沒有問題，你還有什麼困難？除非你還愛她，那就另當別論了！

羅世蘭 錢固然是不成問題，不過我大多數的錢都投資在許多的公司裏頭了，驟然間我要挪動，恐怕對我的事業上有相當的影響。這會兒能想法子有點現款才好哪！

吳小姐 你別說笑話！幾萬塊錢對於你還成問題？你放心！我並不想同你借錢！現在金融雖然緊，不過我父親的公司還不至于受什麼影響，咱們先不說這個了吧！（微笑着回憶着甜美的往事）真奇怪，說起來人的事情真奇怪，你看我的父母要不逼着我同陸家訂婚，我決不會到跳舞場，要不到跳舞場，也決不會碰到你！你知道那一天韓先生介紹你給小陸的時候，我心裡立時地跳得了不得，我說這不是那個電影明星羅世蘭嗎？我覺得你真人比在銀幕上還好看！我立刻就覺得你才是我的伴侶，你才是我終身的伴侶！

羅世蘭 是啊，你也是我終身的伴侶！可是既然我們要結婚，我的困難你也應當知道知道，我以前千不該萬不該跟這個舞女正式地結了婚，還同她生了兩個孩子；現在她有一個朋友是一個大流氓，在法院裡很活動；他讓她告了我，法院也判了我一筆很大數目的賠償費。我剛才不是跟你說過嗎？錢，我倒是有的不少，可是現在都投在很多的公司裏了，驟然地移動，恐怕人們會疑惑我有甚麼變動，那恐怕對於我的前途上要有很不好的影響。所以，我想最好能有甚麼法子弄一筆現款，把這個事情了結了，那麼，我們以後就只有快樂的日子啦！

吳小姐 那沒有關係，我雖然沒有甚麼現錢，我可有幾件首飾，我想總可以押一點錢吧。

（外面有人打門）

羅世蘭 進來！（向吳）大概是送早點來了。

(一個穿着旅館制服的僕役用一個大方盤子端着早點進來)

羅世蘭 (指着沙發前的小桌) 放在這兒吧。

僕役 (擺好了以後) 您還用什麼別的不用?

羅世蘭 不用了，謝謝！(看見僕役不像要走的樣子) 哦！(他手在睡衣口袋裡作掏錢的樣子，但他明明知道他並沒有錢。) 琴，你有零錢嗎？我這兒沒有零的了。

吳小姐 我那皮包裹有的！(羅去拿皮包)

僕役 要不要把咖啡倒上？

羅世蘭 (打開皮包) 好的，對了，你給倒上吧！(他從皮包裹面拿出一張一塊錢的票子遞給僕役。僕役已經倒完了咖啡，接錢。)

僕役 謝謝！(他走出去了)

吳小姐 (喝着咖啡，但是她腦子裡想着別的事。)

羅世蘭 你還累不累？現在好一點兒了吧？

吳小姐 好一點。

(吳小姐靜默着用着早點。羅好像到裏屋去我甚麼東西，房子裏驟然被一種沈靜的空氣佔據。)

羅世蘭 (從裏屋走出來了。在一個大椅的扶手上坐下。) 你怎麼不說話啦？琴！

吳小姐 (已經把咬過兩口就吃不下的麵包放下，把頭仰在沙發的靠背上，閉了眼睛。)

羅世蘭 (趕快湊了過去，搖着她的肩膀。) 琴，怎麼啦？還不舒服嗎？

吳小姐 (仍然閉着眼睛搖頭)……

羅世蘭 你說話呀，琴！怎麼啦？

吳小姐 蘭！我今天晚上就要搬到你這兒來住，我在家裡實在不能待下去了。我剛才跟你說我什麼都不怕，其實我甚麼都怕，在家裡見了我的父親也怕，見了我的母親也怕。可是我還要裝着平常的樣子，這對於我實在是太難過了，因為我是太怕了，所以我想不如索性把事情都告訴他們就得了。可是告訴了他們以後，我還怎麼能夠繼續地住在家裡哪，所以我想今天晚上我就搬到你這兒來。

羅世蘭 那爲什麼？你有什麼可怕事情？

吳小姐 什麼可怕的事情？（她忽然在羅的耳邊說了兩句話）

羅世蘭 （吃了一驚）真的嗎？

吳小姐 先我還不敢信，現在我想千真萬真的了。

羅世蘭 那怎麼好？

吳小姐 我想這樣更好！這樣一來我們不是永遠不能分離了嗎？

羅世蘭 不過……這對你的前途太危險啦！我看你要仔細想一想！

吳小姐 我仔細地想什麼？打胎嗎，那我絕不做這種事！我有好幾個朋友，都因爲這個喪了命。你知道，我並不是怕死，不過，我們既然要結婚的，這不是應當有的事嗎？我先是
很害怕，可是現在我決定了，我等一會兒回去就把一切的事情都告訴母親說，不過說了以後我一定離家；可是對你不起，今天晚上我家裡的宴會似乎你不能參加啦！

羅世蘭 參加不參加那倒不成問題，成問題的還是錢。你倒底能不能打算一筆大着一點的現

欸？

吳小姐 現欸我可真沒有法子想，我剛才還以為你是說笑話，不過既然你真要用錢使，那麼你就先拿這個戒指去辦一辦罷！（隨說隨把一個鑽戒摘下來遞給他。）

羅世蘭 你的戒指我怎麼好拿來用？（接過來，裝做不經意但其實是很注意地鑒定，希望老穆說的不對。）

吳小姐 難道你還用得着跟我客氣麼？

羅世蘭 （並沒有看出鑽戒絕對是假的）那麼好，等我試一試看罷！

吳小姐 那我先走了，回頭我把事情跟他們說清楚了我就來。（站起來預備要走）

羅世蘭 你先別同他們說好不好？再等一等！

吳小姐 還等什麼？你不用管了。回頭見罷，我就來！（預備要走）

羅世蘭 你先別同他們說好不好？再等一等！

吳小姐 還等什麼？你不用管了。回頭見罷，我走了！（抱着一腔熱望與決心興奮地去了）

羅世蘭 （追出去）你先別走，回頭你聽我的電話之後再辦好不好？

吳小姐 （已在外面）不好，你也不用打電話，算了罷，你別囉嗦了！

羅世蘭 （走回來，又到有光處細心查看着戒指。）並沒有托子，光頭也很不錯，大概不假！

穆先生 （推開羅剛才沒有帶好的門，悄悄地走了進來。）什麼不假，等我看看。

羅世蘭 （吃了一驚）誰？吓死我了！

穆先生 （拿過戒指）這倒不是玻璃，所以沒有托子。可是也不是鑽石！這叫白沙飛石，在印

度一塊錢可以買兩三個。

羅世蘭 你怎麼這麼內行？

穆先生 常給人家賣戒指難道這一點事還不懂？可惜一個吳經理的大小姐連一件真鑽石都沒有！小羅，你算是倒了邪霉了！

羅世蘭 不說這個，咱們的合同怎麼樣了，天仙的經理哪？

穆先生 天仙的經理呀，人家上天津啦，你不是不大願意演這個配角嗎？現在好了，人家早有了人啦，只好再等下回吧！

羅世蘭 你說的這是什麼鬼話，剛才不是說得好好的麼？

穆先生 青天白日的大實話，什麼鬼話呀？剛才我回去，人家說經理上天津了，又說角色都齊了，我看他們就根本沒把你看在眼上。簡直我都跟你說了罷，他們說角色倒還有一個，小羅演着也合式，他不是嗓子沒有音了麼？趕好這個角色沒有話，是三幕大宴會裡的一個聽差，只用開一開門就得，要幹給他一百塊錢！

羅世蘭 你是想要我揍是怎麼着！給我滾蛋！你是成心涮我呀，我早就看出來了，不定現在又跟上那個走運的啦，不願意玩啦說話呀，幹嗎拿人開心哪？

穆先生 你這是怎麼說話呀！我並不是拿你開心哪，人家是這麼說的，你叫我有什麼法子！這兩年那一天我不盼你要強呀？可你老是抽大烟，玩女人。現在好了，你不是叫我滾蛋麼？好，我就滾蛋！可是羅世蘭你放明白一點，是人家都把你看透啦！你還想演主角哪？那你簡直是做夢！不錯。你當年也紅過，那是因為當年你的臉子不錯！不過再好的

臉子也有看够了的時候。讓你憑良心說，你除了臉子，此外還有什麼本事？

羅世蘭 滾蛋！滾蛋！滾蛋！滾蛋！

穆先生 好，滾蛋是要滾蛋的，不過我這個蛋滾到哪兒去都有飯吃，可是你呀！好了，我不說啦！羅先生，再見！（他向羅行了一個鞠躬禮，轉身走出了。）

羅世蘭 （瞧着他出去）這一群混蛋，就認得錢！（他又坐到一個椅子的扶手上發怔。）

穆先生 （又推門進來。從身上拿出一疊當票。）你瞧，咱們鬧是鬧，事情總要交代清楚。你看，這是你的當票，這裡有幾張今天就要滿了，你自己想法子吧！至于你該我的錢哪，那我算交了朋友啦。你看，咱們姓穆的不含糊，絕不逼人！好啦，羅先生！再見。哦，還有這是法院的傳票，這回再要不帶了款子去，那你也知道是怎麼回事啦，好啦，羅大明星，再見了！唉！（穆嘆了一口氣走了）

羅世蘭 （打了一個呵欠，忽然覺得他犯烟癮了，極端地慌張起來，他跑到裏屋拿出一個手錶，他按鈴。外面敲門。）進來！（僕役上）你叫買東西的雜役來！（僕役下）

（外面又有人敲門）

羅世蘭 進來！（一個穿藍制服的雜役上。羅不好意思。）哦！我這兒有一個手錶，你隨便到那兒押幾塊錢，買幾個大烟回來，越快越好！你可以在這上面留兩塊錢坐車，快去快去！頂好不要叫他們知道！

雜役 是啦，是啦，您只管放心，沒錯！可是您的租傢伙錢也有兩天沒給啦？我看這錶，中國當舖是押不出什麼錢來，小押或者能押二三十塊，我看您連傢伙錢也一塊兒給了

吧？

羅世蘭 好，就這麼辦！快去，快去！大概我的秘書今天晚上就可以回來啦，錢都在他身上哪，真可惡，讓我受這個窘！

雜役 是啦，是啦，我就去！（幫着他調解這個僵局）沒有什麼，羅先生，這是常有的事。家有萬貫也許一時不便，好啦，您交給我吧，沒有錯。

羅世蘭 （一直把他送到門外）越快越好呀！

雜役 （在門外）是啦，是啦，說話就回來。

羅世蘭 （把門關上，疲倦地在一個大椅上坐下，又打了一個呵欠，急燥地走到裏間屋裏，一會的功夫，從裏面拿着一張方紙，上面好像放着一點烟灰，走到沙發前，把壺裏的剩咖啡倒在碗裏，像吃面子藥是的把方紙上的東西喝了。隨着點了一棵紙烟，狠狠地吸了一口，閉着眼睛倒在靠背上。外面打門。）進來！（送早點的僕役走了進來，手裏拿着賬單，羅接了過來看，習慣地在上面簽一個字。）

雜役 櫃上說頂好請您付現。

羅世蘭 這真豈有此理！我人並沒有走，多少行李都在這裏，難道一碗咖啡錢還怕我付不起嗎？

雜役 羅先生，這您得原諒我們。櫃上讓我們這麼說，我們也沒有法子。您有什麼話我可以給您叫櫃上的電話，您自己跟他們說好了！

羅世蘭 不用不用！我咖啡還沒有用完哪！你待會兒再來取傢伙吧，取傢伙時候我再給你錢

好了！

雜役 是啦，羅先生！（仍然規矩地，但是顯示出來瞧不起的態度走出去了。）

羅世蘭 （看着他出去，關上門以後）混蛋！我真沒見過這個！想不到我羅世蘭會倒這麼大的霉！（外面又有人打門）誰？

（門開了，走進兩個人，一個是飯店經理，穿着很考究的常禮服。後面跟着帳房先生，一手拿着一張房客的單子，一手拿着一管鉛筆。他們始終保持着一種客氣中含着冷酷的禮貌。）

經理 羅先生，很對不起，來了多少天啦，我還沒有過來給您請安。我姓王，我是飯店的經理。這位蘇先生，您應當見過的吧？

羅世蘭 見過的，見過的。

經理 羅先生，我今天來打擾您，因為我們有一點很為難的事情要同您商量。您也是我們的老主顧啦，有什麼不合理的地方還請羅先生多多原諒。您知道有位黎紹卿黎先生，您大概也聽說過這個名字罷？黎先生每年總到我們這兒住一兩個月，十幾年來都是如此，而黎先生每次來一定住在這個房裏，您知道人要上了相當的年紀，往往有些牢不可改的習慣，偏巧今天早晨我們接到黎先生給我們打一個電報說明天就到。電報是說明天吧，是不是？蘇先生！

蘇先生 （用着屬下應有的服從的口吻）是的，經理！明天上午十點鐘。

經理 所以，這是一件很為難的事，我想羅先生您一定會原諒我們，把這間房子讓出來才好。我們也知道實在是一種失禮的要求，可是對待這位老主顧黎先生又不得不如此，所

以只好請羅先生多多原諒！

羅世蘭 那沒有什麼！哦，隨便你們給我換一間屋子好了。

經理 不過這裏還有一個更使我們爲難的問題，因爲現在是忙季兒，我們飯店裏已經滿了不得了，蘇先生，你看羅先生可以搬到哪號房裏？

蘇先生（好像極注意地察看着房客表）啊呀，經理，真是困難的很，現在可以說簡直就沒有空房！（很牽強笑了一笑）簡直沒空房，嘿嘿！

經理 羅先生，我們真是爲難極了！對待老主顧我們又非得把這間房子留給他不可！真是太對不起了！

羅世蘭 哦，那沒有什麼！巧的很，剛才有一位朋友一定要讓我搬到他們園子裏花廳去住。

經理 那簡直太湊巧了，好極了，羅先生，我們真謝謝你！下次您要來的時候，只管先給我們來個電話，我們也一定把我們最好的房間給你留着。

羅世蘭 好吧，就這麼辦！

經理 那麼最好——請您——或者今天晚上，或者明天一早，因爲多少我們還要把這個房間收拾收拾。

羅世蘭 好吧，明天早晨八點鐘，我知會我的朋友開車來接我好了，我回頭就給他打電話。

經理 那好極啦！您假使要太忙的話，我們可以叫兩個人來幫着收拾行李。

羅世蘭 謝謝謝謝！不用不用，因爲我有個怪脾氣，向來我的行李都自己動手收拾。

經理 當然當然，羅先生是一位大旅行家，自然這些事非常習慣。您差不多各國都到過

吧？

羅世蘭 是的，倒去過幾個小地方。

經理 (咳嗽了幾聲) 那……我們……明天早晨見吧。聽說您的秘書今天晚上可以從天津回來是不是？那麼請您叫他到櫃上去辦手續好了。實在對不起！再見，羅先生。

羅世蘭 沒有什麼，再見，再見。

(經理同帳房先生很規矩地行了一個點頭禮，經理在前帳房先生在後轉身走出去了。)

羅世蘭 (如同一個石頭人是地站在那裏半天。以後低頭走了幾步。忽然看見桌子上擺着穆

先生還給他的當票，他拿了起來，撕得粉碎，散花一樣地灑在地上。有人打門) 進來！

雜役 (很機密地走進來，隨手把門關上，從懷裏拿出一張當票，幾張一元的票子，一個

土膏店裝烟的小口袋。) 我給您辦了來啦！這是三錢烟，十五塊錢，那個表押了卅塊錢，倒去您三天的傢伙錢六塊，一共是二十一塊，這還剩幾塊錢，我那車錢您瞧着給吧！

羅世蘭 你拿五塊錢去好了，我明天就走了。

雜役 怎嗎？羅先生，您明天就走嗎？

羅世蘭 對啦。

雜役 那麼，我給您收拾收拾行李？添點油吧？

羅世蘭 不用。你去叫洋廚房的伙計來。

雜役 是啦，羅先生！謝謝您。(他拿了五塊錢，把其餘的同當票擺在桌上走出去了。)

羅世蘭 (站在那裏不動，好像盤算着什麼事情。有人打門。) 進來！

(僕役上)

僕役 羅先生叫嗎？

羅世蘭 是的！你把傢伙撤去吧。賬條是兩塊二毛錢，是不是？

僕役 是的！

羅世蘭 好，這是四塊錢，多出來的是給你的。

僕役 好，謝謝羅先生！聽說您明天就去啦？

羅世蘭 對啦，也許今天晚上就走。(僕役端起傢伙走出去) 喔！請你告訴櫃上一聲，無論甚麼人來找我，就說我不在家。因為我要寫幾封要緊的信。

僕役 要是您的秘書來呢！也不見嗎？

羅世蘭 他來當然要見的！

僕役 好了，羅先生，我就到櫃房跟他們說去。

(僕役走出去把門帶上。羅跟過去把門鎖上。他低著頭走到書桌旁邊拿起電話耳機，但是他拿起來又放下了。他好像忽然決定了一件事情。他走到鏡子前面整理整理他的頭髮，把衣服也弄齊整。)

羅世蘭 羅世蘭！你總算還漂亮，那末咱們就趁着現在還漂亮走了吧！(他從裏屋拿出一瓶還剩下半瓶的威士忌酒，他倒在一個玻璃杯裏，把買來的三錢烟分做六丸，一丸一丸地好像吃丸藥似地送了下去，他把一個大椅拉到鏡子的前面，他坐下來了。) 若琴！再見！

——閉幕

第三幕

第一景

吳宅的外客廳

吳宅的外客廳同飯廳。靠左外間是客廳，靠右裏間是飯廳。中間隔著兩扇玻璃門。正面有門通外院。飯廳有門通了席面。好幾個花瓶裏都裝飾著鮮花。閉幕時，美蘭同張媽正在飯廳裏佈置著杯箸。

美蘭 張乾媽！您的燕窩擇好了嗎？

張媽 擇好了，在小廚房裏擱着呢。

美蘭 真讓您多受累了。

張媽 那倒沒什麼，我很喜歡擇燕窩，就是現在眼神不濟了，不戴鏡子是不成了。你就是不出門，想幫助我，我也不願意讓你們動。擇燕窩可不是一件容易事。要讓你們擇，還不都給擇碎了。今天這個燕窩，真得說作臉，一條一條地都有兩三寸長，他們飯館裏哪兒有這樣好材料，這還是老太爺那時候存的呢；現在拿多少錢也沒有地方買去。你們的事辦好了嗎？

美蘭 就算辦好啦，還差一點手續。您沒跟別人說吧？昨天我們上社會局，當天就把婚書寫好啦，今天我們是出去買戒指去啦！（舉起手來給張媽看）您瞧好不好？一百多塊哪！

可是我還是把它摘了吧，回頭讓汽車夫寶善看見，又是麻煩。他犯起蠻勁兒來真不好對付。好在我們的事就是您一個人知道。

張媽 不要緊的，他不會知道的。現在這年頭真是改了良啦，上社會局就能結婚，這真太方便啦！

美蘭 才不方便哪！還得填好些個甚麼表，還得交像片，累得吳寶皺着眉頭子一點笑容也沒有。他哪兒是結婚哪，簡直受罪哪！

張媽 結婚本來是正經事，本不應當嘻嘻哈哈地！

美蘭 這過兩天還得去哪！說還得找兩個證人，老家兒不在這兒，也得有一封正式的信，等到都有了，都打了圖章，那我們就算正式結婚啦！

張媽 那這你還不跟結了婚一樣？昨兒個你們就算入了洞房啦吧？

美蘭 這張乾媽，真是！

張媽 這有什麼？你們還不跟明媒正娶一樣？我知道你是個正經孩子，他要不跟你上趟社會局，你決不能留他在這屋裏過夜。

美蘭 這張乾媽！真是！說得人多不好意思！

張媽 這是終身大事，你能正正經經地嫁給他，也真不錯。吳寶總算一個好孩子，我也挺喜歡他的，多能哄人哪。他還說要認我做乾媽哪，那麼你也就是我的兒媳婦啦。

美蘭 那可好極了！張乾媽，我自幼兒就沒爹沒娘，要有您這麼一位婆婆疼我愛我，那多好啊！

張媽 我也沒兒沒女，就這麼辦。趕明兒個咱們搬一塊住，就真跟一家人似的，多好啊！

美蘭 飯館的人來了嗎？

張媽 早來啦，他們都在大廚房哪。

（吳賓從小廚房門上）

吳賓 乾媽，您歸撥完了嗎？

張媽 你聽他叫得多好聽啊，想不到我老啦老啦，會有這麼大福氣！哎呀！我的新郎官，你快過來，讓我瞧瞧你。

美蘭 你上哪兒去啦？怎麼我回來就找不着你啦？你又上小姐那屋去啦吧？

吳賓 乾媽，你瞧您這兒媳婦多厲害！她打昨兒個起，就不讓我上小姐屋去，您想小姐叫我，我不去行嗎？吃醋也沒有這麼吃醋的！

美蘭 胡說八道！我才不吃醋呢！再說我們小姐也看不上你那樣兒的。

吳賓 那可說不定，提起小姐來也真奇怪，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聽說小姐今兒個打外頭回來，就關在屋裏一天也沒出來。

美蘭 對啦！我瞧他們一家子都有點瘋瘋癲癲的。

吳賓 呀？你那個戒指哪？

美蘭 我收起來了。

吳賓 對啦！收起來好，省得讓他看見了麻煩。

美蘭 你怎麼這麼鬆啊，我怕他還有一說，你一個男子漢怎麼也怕他？竟瞞着他行嗎？早

「豈不是也得讓他知道嗎？」

吳賓 我倒不是怕他，你別瞧他個兒大，動起手來他還未必是我的個兒！

美蘭 得啦，得啦！我是說著玩兒哪！你們可別真打架，我就怕人打架！乾媽您知道嗎？他

從先竟說屈心的話，說他沒來的時候我跟汽車夫這麼着那麼着，現在你沒什麼說的了嗎？

吳賓 怎麼？你跟乾媽說啦？

美蘭 那還用說，她老人家甚麼看不出來？現在好了，吳賓，你這往後要做出對不起我的事，你可得留點神，打乾媽這兒就不能答應你！是不是？乾媽？

張媽 對啦！你剛才還管我叫張乾媽，現在你也管我叫乾媽了，我看你呀，簡直管我叫媽得啦，我倒願意讓你當我的女兒！做你的媽，總比做你的婆婆親熱。

美蘭 那可好極了，媽，就這麼辦！那你可是我媽的姑爺啦，你要欺負我，讓我媽打你！

（汽車夫忽然間從小廚房門走了進來，鉄青的臉，冒着火的眼，樣子十分可怕。他站在那裏，看着他們三個人。方才嘻笑的空氣，忽然變作嚴肅緊張的場面。美蘭跑到張媽的懷裏。）

美蘭 媽！

汽車夫 你這個小王八蛋！

張媽 寶善！你是怎麼回事？這兒我好不容易歸撥好了，你可別犯混蛋！

汽車夫 我才不混蛋哪！哪個混蛋上社會局啦？你們上社會局幹嗎去啦？（如同猛虎似地向前走了一步。）

美蘭 誰上社會局去啦？上社會局幹嗎去呀！

汽車夫 我知道幹嗎去？

美蘭 你瘋了吧？誰跟你說的？

汽車夫 誰跟我說的？張乾媽跟安爺說的，安爺跟隔壁的門房說，讓我聽見了。

美蘭 這個張乾媽，真是的！

汽車夫 啊！那麼是真的了，是不是？那麼，好！咱們今兒個誰也別想過舒服日子，好哇，你欺負我老粗，冤我，瞞着我！我是沒這個小鬼崽子會說話，會裝着玩，可是我心裏是豁亮的！美蘭，我告訴你，我是真喜歡你！你不喜歡我行，你不嫁我也行，可是你要讓這個小王八旦娶了你，那我可不答應！姓吳的，你要是好漢子，橫一回讓我瞧瞧。

（他一邊說一邊向吳賓走來。吳賓究竟短點勇氣，只知道圍着圓桌往後退。）

美蘭 吳賓，你別理他！你躲開他吧！

吳賓 寶善！我告訴你，我不是怕你！有根的咱們外邊，我吳賓含糊不了！

美蘭 不，吳賓，你別理他！走，你上這兒來！

（美蘭過去把吳賓拉到小廚房去。車夫如同一個大野貓似地往旁跳了一下，也趕到小廚房裏去了。張媽也跟過去。只聽小廚房裏面嘩啦一聲，一些桌子椅子倒了的聲音同磁器破碎了的聲音。美蘭喊着：「吳賓！寶善！」）

張媽 （在裏面）唉呦！我的燕窩！

美蘭 （在裏面）你們別打啦，別打啦！太太來啦！太太來啦！

（果然遠處有太太喊美蘭的聲音）

吳太太 （在外面）美蘭！美蘭！

美蘭 （從小廚房走到飯廳裏，喘息著整理整理頭髮同衣襟。）嗐！我在這兒哪。

吳太太 (走進客廳裏來) 美蘭！你們把桌子擺好了嗎？

美蘭 (趕快走到圓桌旁邊，整理整理方才他們碰亂了的桌布全器皿。) 就要擺完啦。

(吳太太改正客廳小桌子上擺置的糖果碟子)

吳太太 水果什麼的也預備好了吧？

美蘭 (走進客廳裏來) 都預備好了，太太。

吳太太 (先是不經意地看了美蘭一眼，以後感覺到她的態度奇怪，起始注意地看她。) 怎麼？你臉上這種神氣，有甚麼事嗎？

美蘭 (很窘的樣子) 是張媽要跟太太說話。

吳太太 甚麼事？有事她來說好啦，叫她來罷！

美蘭 (走過飯廳向小廚房) 張乾媽！太太叫你哪。

(張媽從小廚房走進來，美蘭做着手勢好像問他們兩個人怎麼樣了。張媽也做着手勢告訴她他們兩個人已經走出去了。她們一面做着手勢，一面走到客廳。)

吳太太 甚麼事值得這麼大驚小怪的？

張媽 (極嚴重的) 是我擇的那個燕窩，讓一個野貓給碰酒了。

吳太太 酒在哪兒啦？

張媽 酒在小廚房啦。

吳太太 小廚房不是磁磚地嗎？檢起來好好地洗洗就是啦！

張媽 不行，讓我們不留神又用腳給踩啦！

吳太太 (起始着急) 那麼說不能用啦？

張 媽 簡直地不能用啦！

吳太太 等我去看看。

張 媽 您不用去啦，我已經把它掃出去了，倒啦！（把吳太太攔住）

吳太太 你也太不小心啦！早不洒晚不洒偏偏這時候洒！現在客人都快來了，到哪兒去找這麼好的燕窩去？你知道這是甚麼燕窩麼？這是頂好的官燕！飯館裏絕對不會有的！偏偏今天請的客，又不是平常客，你看怎麼好！你沒有問館子的人有沒有嗎？

美 蘭 我們問過啊，可是館子說臨時預備不出來。本來上回跟他們說宅裏有燕窩，他們就不願意。

吳太太 這班人也真可惡！他們又沒有甚麼好東西，價錢嗎又要得死貴！我們自己有當然用我們自己的。上回請客發好了的魚翅是在哪兒買的，你們還記得嗎？

美 蘭 那是在前門大街，有一個舖子專賣發好了的海味，什麼海參魚翅都有。

吳太太 那麼他們也許有燕窩吧？那趕快叫寶善開車去買一趟吧！

美 蘭 可是太太，寶善有點不舒服。

吳太太 怎麼這麼巧？寶善不舒服？

美 蘭 他摔着了，趕巧地下有一個碎磁片，（做著手勢）把他的頭都劃破了。

吳太太 他甚麼時候摔着了，在甚麼地方？

（安有典上）

安有典 太太，白太太想同老爺說幾句話。

吳太太 甚麼？她打電話來了嗎？

安有典 不是，白太太本人來了，在小客廳哪。

吳太太 幹嗎白太太這麼早來呀！請吃飯是八點鐘，現在還早着哪。

安有典 大概白太太許有甚麼事情，她說要見老爺有兩句話說。

吳太太 那你去回老爺去好了。

安有典 老爺不是不大舒服嗎？

吳太太 誰說的？怎麼老爺也不大舒服？那麼先請白太太到這邊來吧！（忽然想起一個主意）

那麼燕窩讓吳賓去跑一趟吧。

美蘭 太太，吳賓也有點不舒服。

吳太太 甚麼？今兒個要鬧鬼罷？他怎麼也不舒服啦？

美蘭 他的頭也碰破啦。

吳太太 這真是怪事！

（白太太在院子裏的聲音：「吳太太！你在哪兒哪？」）

吳太太 我真要急瘋啦！偏偏她又來搗亂！（擺成有禮貌的聲音）在這兒哪，白太太，請進來罷！（把白太太迎了進來。）

白太太 （大搖大擺地走進來）你好啊，吳太太！怎麼，經理不大舒服嗎？

吳太太 沒有什麼，一會兒他就出來啦。請坐罷。

白太太 我還沒有看過你這個大客廳，佈置得多好啊！我不打擾你吧？我有幾句要緊話要同爾丹說一說。

吳太太 沒有什麼事，請坐一會兒罷。

白太太 我說兩句話就走，我還有一點事要去辦哪！

吳太太 那麼，您有什麼話，可以告訴我，我回頭同爾丹說，不一個樣嗎？

白太太 唉呀！這件事說起來相當地麻煩！您一點不接頭，是關於我股票的事情。我恐怕做了一件錯事，我得問問他。

吳太太 （找不着出去倒茶的美蘭）美蘭！（美蘭端着茶進來）你去瞧瞧老爺醒了沒有？告訴老爺說，白太太來啦。

美蘭 老爺剛才回來，說要睡一會兒。

白太太 那不要緊，我等他一會兒罷。我不打擾你吧？

吳太太 （恨不能把她轟出去，可是仍然禮貌地。）哪兒的話呢？

白太太 那麼你有好葡萄酒倒一小杯給我喝罷！我人軟得不得了！

吳太太 有的，有的。美蘭！

美蘭 好，我就去拿。

白太太 哎呀！我的脚也疼得不得了！今天跑了一整天。我把鞋脫一會不要緊吧？

吳太太 自己人，那有甚麼關係！請便罷。

白太太 （在一個大椅上坐著，把鞋脫了下來，掛在腳尖上。當她說話的時候舉起來的鞋好像在那裏打秋千。）哎呀！我真累死啦！待會兒爾丹出來我同他說兩句話，我立刻就回家，回家我就睡覺！一直睡到明天晌午！我可真累壞了！

吳太太 睡覺？你忘了回頭你不是還在這兒吃晚飯哪嗎？

白太太 （忽然又想起來）可不是！我的腦子真壞了！對啦！不是甄院長他們還來哪嗎？今天的菜一定好極了！

美 蘭 （拿着一束花進來，花上別著一個小信封）太太，剛才有人送來一束花。

吳太太 （接過花來，打開小信封，拿出一張名片。）哦，這是甄院長跟甄院長太太送的！他們也太多禮了！

白太太 嚙！小甄也學會了這種洋派了！也學會了送花啦！

吳太太 甚麼？小甄？您同甄院長他們很熟嗎？

白太太 嚇！熟極了！我同我從前的丈夫都管他叫小甄！

（吳賓用一個小盤子托着一杯葡萄酒走進來。臉上好幾處貼着橡皮膏。尤其是鼻子上的。一塊好像舊戲小丑的「豆腐塊」。但是他的態度反而極端嚴肅有禮。）

吳太太 （還沒有看見吳賓）美蘭！你去把這個花擱在那個花瓶裏罷。（指着客廳一角擺着的花瓶）

美 蘭 唉！太太。

吳太太 （回過頭來，忽然看見吳賓叫了起來。）吳賓！你這臉上怎麼啦？

（美蘭拿着花瓶要走出去，站住了，想聽一聽吳賓的回話。）

白太太 （喊着）嚙！小吳！這不是小吳嗎！你在我們哪兒待過多少年呀？整有兩年多吧！

吳 賓 （很窘地咳嗽一聲）可不是嗎，白太太！

白太太 吳媽好嗎？你們的小孩子們都好嗎？（向吳太太）你知道小吳他們公母倆都在我家裏待過。小吳的母親常常地帶著他那三個孩子到我家裏來，都長得好着哪！好玩極啦！小吳，你的孩子們都大了吧？他們都在哪兒哪？

（美蘭一鬆手連花瓶都掉在地下了。花瓶也碎了。）

吳太太 美蘭你是怎麼啦？（向美蘭走過去）

美蘭 對不起，太太，我失了手啦！（她把花拾了起來，幾乎要哭的樣子，走了出去。）

吳太太 （不明白她爲什麼要哭）美蘭是怎麼啦？也許手上碰傷了吧？吳賓，你瞧瞧她去。也給她找一塊橡皮膏貼上吧。

吳賓 （極難堪地）是啦，太太。（他把花瓶的碎片檢了起來，出去了。走到門前，看見吳經理要進來，他閃開了，等吳經理進來以後他才出去。）

吳經理 哦！白太太，對不起！

吳太太 聽說你有點不舒服，好了嗎？

白太太 我剛才給你公司打電話，他們說你已經回來啦。

吳經理 （先回答吳太太）沒有甚麼，剛才有點頭痛，現在已經好了。（向白太太）你找我有甚麼事嗎？

白太太 對啦！我有點要緊事。

吳太太 好吧，你們談吧，我到外邊瞧瞧去。

白太太 好，吳太太，您請便吧。

吳經理 (坐下) 好啦，什麼事你說吧！

白太太 我說了你可不許罵我！你知道我這是不得已才這麼做的。因為來的人逼得太急啦！沒有容得我問你，我就賣給他啦！

吳經理 你賣甚麼啦？

白太太 怎麼，你還沒明白嗎？可是我賣的並不吃虧，價錢總算不錯。我把你公司的股票給賣啦！這沒有什麼關係吧？

吳經理 (聽了以後不做一聲，好像明白了一件甚麼事情，後來很快地) 你賣給誰啦？這人姓什麼？

白太太 這個人姓沙，人非常體面，體面極了。(打開了皮包，拿出了一張支票，細細地看着支票上的圖章。) 叫——沙——沙有理。

吳經理 (想不起誰是沙有理) 是怎麼樣一個人？是高個還是矮個？是瘦子還是胖子？

白太太 有四十來歲，胖胖的有點像老孟，你記得？你記得我從前那個管事的老孟？

吳經理 噢！(站了起來，走過去，拿起電話的耳機，低着頭撥一個號碼。)

白太太 (繼續說話) 這個對你沒有什麼關係吧？正好我等錢使。我想賣給誰也賣不了這個價錢。總不算吃虧吧？

吳經理 喂，你是交易公司嗎？我是吳爾丹吳經理呀。哦，你是子強啊。你查查看這兩天都有誰買我公司的股票。怎麼，昨天有六起？今天有五起？哦，是甚麼人買的呢？我們都認得嗎？哦，買主只有三個，姓胡，姓沙，姓魏？哦，都不認得，好吧，謝謝你。(他

掛上耳機，站在那裏不動。白太太走了過去。）

白太太 你爲什麼這麼不高興？你的公司股票有人肯出大價錢買，這不是一件好事嗎？

吳經理 也許是好事。

白太太 那麼好極了，我走啦。（喊着）吳太太，再見，我走啦。

吳太太 （從小廚房裏面走出來，穿過飯廳。）好，回頭見，白太太。

白太太 回頭見。（向隨在後面送她的吳經理）你不要送啦，我回頭還來哪。

吳經理 沒關係。

白太太 回頭見，回頭見。

吳太太 回頭見。（白太太全吳爾丹下。吳太太把白太太靠過的椅墊理好。忽然電話鈴響，

吳太太拿起耳機。）是的，吳宅，我就是吳太太。哦，您是甄院長的秘書啊！甚麼？您說甚麼？甄院長坐飛機到青島去啦？那怎麼可以？今天他還在這兒吃飯哪！甚麼？他們已經走啦？真沒有這種道理啊！甚麼？有要緊的公事？好啦，那有甚麼法子呢？沒有關係，再見！（很氣憤地把耳機放下。這時候吳小姐走進來，彷彿有極嚴重的事情要同她

母親說。等她母親聽完了電話，很堅決地。）

吳小姐 媽！我有兩句要緊話，要跟您說。

吳太太 甚麼要緊的話？

吳小姐 是關於我跟陸家的事，我不能再等啦！

吳太太 算了罷，準是你們又拌嘴啦！我不聽你的話，我沒有工夫聽你的話！

吳小姐 不是的，媽媽，是很嚴重的事情！因為我……

吳太太 有什麼話以後再說吧，現在我都要急死啦！

吳小姐 （究竟被她母親着急的神氣鎮住了。）

吳太太 （站在那裏，瞪着眼睛，咬着嘴唇，好像在想着甚麼救急的辦法。在靜默中吳經理走進來了。）

吳經理 （很衰弱的聲音）亦香！我真覺得有點不好過，我想去睡了。

吳太太 甚麼？你還不好過？你說要去睡覺？

吳經理 是的，我覺得心裏頭很難過。再說——我公司裏有一件很為難，很為難的事情。

吳小姐 （開心地）真的嗎？爸爸，怎麼啦？

吳太太 （隱忍地惱怒，漸漸地發作，聲音越來越大）哼，為難的事！你要睡覺！我就不為難，是不是？還有你，（向着吳小姐）偏偏陸要在這時候說你的陸家！那麼我就沒困難事了，是不是？我就不頭疼啦，是不是？你們知道我都快急瘋了！家裏這點事你們誰都不知道！好容易請這次客，擇的燕窩嗎，酒啦！汽車夫嗎，病啦！吳寶嗎腦袋也破啦！美蘭也不是着了甚麼魔？這邊都不要緊，你們知道剛才誰來電話了嗎？咱們請的這位甄院長不來啦，在這個時候才通知我們！客都快來啦，一個電話，說上青島啦！甄院長今天晚上在我們這兒吃飯的新聞稿子都發出去了，這還不讓他們笑掉了牙？我才該睡覺去哪！你們誰有我為難哪？我告訴你們，今天請客，誰也不許洩氣。不能讓他們瞧出來甄院長跟我們這麼不客氣。你看你那個倒霉的樣兒，擦把臉去吧，客人就要來啦！（喊）美蘭！吳寶！（等

不及他們來，走到外面。）騎個車到姑太太哪兒去，請姑太太就來，有要緊事！

（吳經理與吳小姐被吳太太喊的聲音震動得都怔了。）

——閉幕

第二景 全第一景

景全上。只是屋裏各處的電燈都亮了。這是某一個秋天的下午八點鐘。開幕時客廳裏是空的。以後馬太太同馬先生走進來。

馬太太（穿着第一幕裏吳太太送給她的舊衣服）蘇伯！你先在這兒坐一會兒，我上裏頭看看二妹去。

馬先生（一個典型的小職員，一臉的勞苦相，可是我們看得出來他是一個良心安定的人物。他受氣，可是他總不斷地努力。不過這種努力並沒有什麼人知道，他一生都在經濟困難中生活，可是他或者請會或者當賣典押也馬馬胡胡地把日子過下去。他們的勞苦是使一般機關上的公事順利地進行着。可是所有的功勞，體面，那是他們上司們的享受，他們本身是沒有份的。多少年的勞苦能够給他加上五塊錢的月薪，他們已經認爲很滿意了。他正是多少社會上無名英雄中的一個。）好吧，你去吧。

馬太太 你看，你好像不高興似的，怎麼？二妹請你吃飯你還不高興？

馬先生 「請」我吃飯？你知道，三天前下帖那算「請」，兩天前通知那叫「約」，當天招呼那算

「叫」，我這個是臨時「提拉」，那只好叫「抓」啦！你不是不知道，要不是那個衛世涵病了不能來，她才不會想到我呢！

馬太太 你哪兒來的那麼些話？怎麼你到了場面上見了人就一句話也沒有啦？就會跟我犯牢騷？

馬先生 並不是犯牢騷，世界上這點事我早就看清楚啦！這沒有什麼！人家院長上青島啦，那有什麼法子？只好找我來補補空兒啦！不過要不是你二妹找我們，我也許現在睡了大覺啦！你知道這兩天真把我累壞啦！正趕上做報銷。其實跟你說也白說，你知道甚麼叫報銷嗎？做報銷是要把我們機關裏所有的用款都得「報」出來把它「銷」了。可是啊，這種報銷是要「做」的！你明白嗎？因為有時候並沒有這筆用款，要把它「做」出來，你懂不懂？可是你聽明白啦！這可並不是作弊，多少機關都是這樣！我們在這裏也並沒有甚麼好處，有好處沒好處你還看不出來嗎？有好處你也不至于穿你二妹的舊衣服啦！想起來我一個男子漢大丈夫，也是堂堂的國家職員，我連給太太做一件看得過去的旗袍都做不起，想起來真是慚愧！

馬太太 你今天這是怎麼啦！怎麼你沒喝酒就醉了呢？

馬先生 真有那麼一點兒，多久沒有摸着酒席吃啦，所以今天聽見吃酒席我就醉啦！

馬太太 得了，你別挖苦人啦！你知道，今天還有一個電影明星哪！羅世蘭！你記得嗎？咱們不是還看過他的片子嗎？

馬先生 對了，我們還看過他的一個片子。這話有十年了罷？這位小生恐怕也是老生啦！

馬太太 還有白梅哪！

馬先生 白梅不也是個老妖精嗎？前天我在街上碰見她了，還是人告訴我，我才知道她是白梅，你知道他們這班唱戲的爲什麼老得這麼快嗎？因爲他們把他們的青春美全都預支了，消費了，所以他們就未老先衰了！

馬太太 人家現在可不唱戲了，人家現在也是白老太太了！

馬先生 你弄錯啦！白太太，你要叫她老太太她恐怕還不願意呢！

馬太太 今天還有葛大夫，葛院長哪。你看看都是名人！

馬先生 他們名人不名人，跟我有什麼關係？我老馬也未嘗不是名人哪，你到我們那機關打聽打聽，誰不知道我老馬？

馬太太 你老說沒關係！你要常跟名人們來來往往，現在你也許抖起來了。葛大夫跟你沒關係，難道狄寶亭狄四爺同你也沒關係嗎？

馬先生 (忽然興奮) 狄寶亭？狄四爺？是不是那個狄行長？

馬太太 是啊！就是他呀！他跟咱們二妹夫熟極了。(馬先生興奮的不得了) 啊，你看是不是？狄行長將來總可以幫你的忙吧？

馬先生 我高興並不是他能幫我忙不能幫我忙的問題！

馬太太 那你爲什麼高興呢？

馬先生 爲甚麼高興？我要跟你說了，你能保守秘密嗎？

馬太太 保守秘密？一天兩天總還靠的住吧。

馬先生 那就成了。告訴你：這狄行長啊，說話就要玩完了，今天我們機關裏開會有人提到他了。你知道上回商務銀行倒閉的事情嗎？那全是他一個人鬧的鬼，現在上邊已經把事情查明了，說話法院就要抓他啦！

馬太太 難道他一點不知道嗎？

馬先生 他怎麼會知道？這種聰明人總以為別人都入在他的迷魂陣裏，等到結果總是把自己繞在陣裏完事。

馬太太 那麼，你今天可以給他提個醒，讓他準備準備不好嗎？將來他也可以感念你的好處啊！

馬先生 算了吧，這種人少一個也好！

馬太太 我真看不透你，你是胆子小啊，還是心狠啊？

馬先生 我也不是胆小，我也不是心狠，一個老虎被人抓到了，難道你過去給他把繩解開嗎？

（吳太太走進來）

吳太太 哎呀！大姊夫，你們已經來啦，好極啦！真糟糕，甄院長忽然接到一個電報，青島有要緊事要他去，他只好坐飛機去了。幸虧你們二位來了，要不然我真不知道怎麼辦啦！

馬先生 爾丹回來了嗎？

吳太太 回來了，偏偏他又有點頭痛。不過不要緊，一會 他就會出來的！衙門的事忙不忙

啊？

馬先生 跟平常一樣，沒什麼。

吳 賓 (把客廳門開開，報名) 狄行長狄太太到。(下)

吳太太 (趕快迎了過去) 哎呀！狄太太，好久不見了，您好啊？

狄太太 (過來拉着狄太太的手) 好啊，你好哇？

吳太太 狄四爺請這邊坐吧，爾丹有點頭痛，就來。快來，我給你們介紹介紹吧。這是我大姊，大姊夫馬蘇伯先生。這是狄寶亭狄行長。狄太太。

(從這時候起吳賓同美蘭隨時給大家侍候着茶水，可是在大家不注意的時候，他們兩個無意中走碰頭了的時候，吳賓做着懇求的表情，可是美蘭始終冷若冰霜，她的心是傷透了。)

馬先生 久仰，久仰。

狄四爺 彼此，彼此。真奇怪，剛才我還以為您是甄院長哪！

馬先生 您這話倒不錯，其實我跟甄院長也差不多！

狄四爺 您說什麼？

馬太太 蘇伯！

馬先生 什麼事？

馬太太 (把他引到一邊，做着嘴怨他的表情) 別說笑話！

吳太太 (裝做極自然的口吻) 真的，我還忘了告訴你們說了。甄院長忽然接到一個緊急的電報，青島那兒有要緊事。他只好坐飛機趕了去了。你看，多麼不湊巧！

狄四爺 (先被吳太太的表演迷惑住了。以後才漸漸明白真相。) 哦，你說是甄院長不來這兒吃飯了嗎，甄太太也不來了嗎？

吳太太 可不是，他們着急得了不得，在臨走以前還特地跑到我這來道歉哪！他們剛走不大一會兒，甄太太還怕飛機上不能吃東西，還在這兒吃了一碗掛麵才走的！只好等他們從青島回來我們再聚會一次吧！

狄四爺 那好極了，這麼樣我可以吃你們兩頓！

(吳經理上)

吳經理 哦，四爺，對不起！您早來了吧？啊，狄太太。啊，蘇伯，你已經來了，好極了！

狄四爺 爾丹，你過來，我跟你說句話。

吳經理 哦，甚麼事？

狄四爺 我已經把你公司的事情研究出一個大概其的辦法來了。

吳經理 怎麼樣？有希望嗎？

狄四爺 絕對有希望！

吳 賓 (又開門報名)，葛院長葛太太到！(下)

吳太太 (極端交際的做派) 哦！葛太太，快來吧！狄太太已經來了半天啦！

吳經理 哦，普善，你見過狄行長嗎？這就是狄賓亭狄行長！這就是葛普善葛院長！

葛大夫 不必介紹，熟人熟人！

吳太太 哦，你們二位沒見過吧？這是狄太太，這是葛太太，這位是馬太太，這是馬先生。

吳經理 蘇伯，你過來，我給你介紹一下，這是葛普善葛院長，這位是馬蘇伯馬先生，我們舍親。

蘇太太 哎呀，葛院長，我心口這塊病老堵的慌，怎麼好！今天的飯我恐怕要吃不好。您帶着藥哪嗎？

葛大夫 不要緊的，狄太太，你今天晚上的氣色好極了嗎。

葛太太 (本來跟吳太太說着話，現在咳嗽了一聲) 啊啾！

吳太太 (走過狄太太這邊來) 怎麼？狄太太，你不大舒服嗎？

狄太太 可不是，要不是你約我，今天我真不想出門啦！

葛太太 (又咳嗽) 啊，啾！

葛大夫 (不得不走過去了。向吳太太) 我們內人也有點凍着了。(離開狄太太，走過葛太太那邊去。)

狄太太 (向吳太太) 真奇怪！葛太太病了，葛太太不會在家裡給她看嗎？會跑到人家的客廳來看病！

葛太太 (向葛先生) 普善，今天在家裡說的話你沒忘罷？你看見嗎？我鞋帶開着哪。

葛大夫 別忙，待會兒我給你結就是了。

葛太太 不成，現在就得給我結，她現在正看着我們呢？

(這時馬太太馬先生在一起。吳經理同狄行長在一起。狄太太同吳太太在一起。)

馬先生 亦文！你瞧。

馬太太 瞧什麼？

馬先生 你瞧狄太太直瞪葛太太。我瞧這裡面有玩意兒。

馬太太 你別見鬼了！輕易不到場面上來，誰瞪誰一眼這又有什麼奇怪！

葛太太 給我結！快給我結呀！

葛大夫 好吧，我給你結！

葛太太 嘞！我的鞋帶開啦！

葛大夫 不要緊，等我給你結！（動作）

吳太太 嘞！真是模範婦夫，你看葛院長對葛太太多好啊！爾丹！你瞧見了沒有？我鞋帶開

了你橫是不管！

馬先生 你別瞧他們在外邊這麼親熱，在家裏指不定怎麼打架呢！

馬太太 你嘴里老說不出好話來，難道說世界上就沒有好人嗎？

馬先生 那真沒準兒。

狄太太 （向吳太太）吳太太，你這個小花瓶那兒買的，真配的好！

吳太太 是在一個外國公司買的。

狄太太 真是的，也只有外國公司才有這種好貨。

吳寶 （開門，報名）白太太到！（下）

白太太 （非常場面地）真對不起！我來晚了。

吳太太 不晚，不晚！還有沒有來的哪。

白太太 真的嗎？甄院長他們還沒來哪嗎？

吳太太 你還提甄院長哪，真是的，我還忘了跟你們幾位說啦！甄院長有要緊的公事要到青

島去，今天早晨到我這兒來抱歉又抱歉，他簡直捨不得走了，說等他們回來再聚會。爾

丹，你說是不是，甄院長爲人真是太好了，做事多週到啊！

吳經理 可不是？

吳太太 真是一點兒架子也沒有，太難得了！

白太太 怎麼，小甄上青島了嗎？

吳太太 對了，有公事上青島了。

白太太 那怎麼剛才來你沒有告訴我？

吳太太 你不是我爾丹有要緊事嗎？我就把這個碴兒給忘了。

（狄先生，狄太太，葛先生，葛太太都用各種口吻表示着可惜的意思。）

白太太 你別聽他瞎說，不定有這回事沒有哪！小甄就愛這麼着，常常愛答應人約會，可是

說不來就不來。

吳太太 請過來我給您介紹介紹吧！這位是葛太太，狄太太，這是白太太，我們的一位老朋

友。

白太太 朋友，對了，我可不老啊！

狄太太 嘞，白太太可真會說笑話！

吳太太 （繼續的介紹）這位是葛院長，這位是狄行長，見過的吧？

白太太 是的，好像是見過。

吳太太 這是馬太太和馬先生，我的大姐和大姐夫，這位是白太太。

馬先生 (有禮貌地) 啊，白太太！

白太太 (向吳太太) 你有事張羅你的去吧！不要同我客氣，我跟爾丹說兩句話。爾丹，我的

事情倒底做錯了沒有？你剛才爲什麼那麼不高興？我想我的股票賣的並不吃虧呀！

吳經理 你多少錢賣的我雖然不知道，可是我想一個禮拜以後我們的股票非大漲特漲不可，

你說是不是狄行長？

狄四爺 那是毫無疑義！非漲不可！

吳經理 你聽見了沒有？

白太太 哎呀！那怎麼好哇？你爲什麼不早告訴我說呢？

吳太太 白太太請過來吧！葛太太問您這個料子是在哪兒買的呢？

吳太太 啊，這個衣料呀，還是多少年前的老東西呢！現在市面上未必找得着了。

葛太太

啊！真好！

狄太太

吳經理 寶亨！我剛才忘了告訴你說，這兩天外面有人買我的股票。

狄四爺 那必是有人聽說要漲。

吳經理 但願如此，那就好了，不過我總怕是有什麼人在外面搗鬼！可是我打聽了買股票的

不是一個人。

狄四爺 你這有什麼不放心的？只要股票能漲，在誰手裡不是一樣！

吳經理 是啊！這也許是我多慮。

狄四爺 你放心吧！決沒有事兒。（已經有好半天了，馬先生注意地看着狄行長，幾次狄行長遇到他的眼光。這一次他真地給他看得不安起來。）馬先生，您爲什麼這樣看我？我的衣服上有什麼毛病嗎？

馬先生 不是的，不是的！因爲名人的像貌究竟不同，我是細細地給您看相呢。

狄四爺 啊，馬先生還會看相哪！您看我最近的運氣怎麼樣？

馬生先 登峰造極！您的運氣可以說是真好到家了。

狄四爺 誇獎，誇獎，借您吉言！

吳太太 哎呀，就差羅先生沒有來啦，我看我們先入座吧。

白太太 名角兒一定晚露！他們演戲的向來是這樣兒。

狄太太 （向吳太太）你待會兒讓他挨着我坐吧，我要讓他給我看手相。

狄四爺 （瞪了他太太一眼）

葛太太 吳太太，你們大小姐怎麼不出來呀？

吳太太 啊，你們還不知道吧？若琴跟陸家就要訂婚了，今天是陸家請她吃飯，大概她早就走了。啊，你們到飯廳談吧。爾丹，你讓諸位入座吧！

吳經理 好，諸位請。

（馬先生離飯廳的門最近，但是他閃開，讓狄行長先走進去，隨後吳太太陪着葛太太，狄太太，馬太太諸人都

走進去了，讓着座，馬先生也隨着進去，外面只剩下葛院長同吳經理。）

葛大夫（關心地）爾丹，你覺得好一點了嗎？

吳經理 好一點了，可是一陣一陣地心口還是像刀刺似的。

葛大夫 那末，我明天一早就來看你。

吳太太（因為不見他們，找了過來）你們在這兒說什麼哪？

吳經理 沒說什麼！我來了，我來了！

（吳經理，走進飯廳，吳太太也要隨了進去。）

葛大夫 吳太太！

吳太太（被他的嚴重口吻吸引住了。）什麼事？葛院長？

葛大夫 爾丹病得很厲害，你要多多地注意！最好不要叫他有甚麼刺激，他的心臟已經脆弱得不得了，再有甚麼打擊，恐怕他受不了！

吳太太 哦，爾丹病了？那是真的？

葛大夫 對了，是真的！並且非常嚴重！

吳太太 那怎麼好啊！

葛大夫 不過現在還不要緊，回頭等大家散了，我再跟你細細地說。

吳太太（感激地）好的，謝謝你！

（他們走到飯廳，這時候差不多大家都坐好了：狄太太首座，葛太太二座，第三座是留給羅世蘭了，第四座白太太，第五座狄行長，第六座葛院長，第七座馬太太，第八座馬先生，第九座吳太太，第十座吳經理。讓坐時的客氣話可以隨意應用，吳賓已經起手忙着拿酒上菜。吳小姐忽然提着一個小皮箱穿着大衣好像要去旅行的樣子，從

客廳的外門走進來，走到飯廳的門口，向吳賓做手勢，叫他出來。

吳小姐 吳賓！

（吳賓走出來）

吳賓 小姐有事嗎？

吳小姐 你請太太過來。

吳賓 太太那兒正忙哪。

吳小姐 不要緊的，你就跟太太說，我有要緊話說。

吳賓 好吧，小姐。

（吳賓走到飯廳，低聲向吳太太說了兩句話。）

吳太太 對不起，有點小事，我就來。

（吳太太走到客廳）

吳太太 怎麼，你沒到陸家去？又怎麼啦？

吳小姐 （心裡發着抖，可是用全身的努力，故作鎮定。）媽媽，陸家我不去啦，這一輩子我也不去啦。您今天晚上不是還請了羅世蘭嗎？羅世蘭今天晚上不會來啦！

吳太太 你說的這是甚麼亂七八糟的？他來不來你怎麼知道？

吳小姐 因為是不叫他來的！

吳太太 你不叫他來的？

吳小姐 對啦，媽媽！因為我跟羅世蘭早就訂了婚啦，不久我們就要結婚！現在我就去找他

了，恐怕一時不會回來。媽媽，你不要難過，我們兩個很好！媽媽，我走了，再見罷！

吳太太（失望地倒在一個大椅上）若琴，你怎麼單找這麼一個時候跟我說這種話？你知道你爸爸病得很重！（她低高着頭說的這些話，等她抬起頭來，吳小姐早已不見了。客廳裏笑語喧嘩。她站了起來趕到門口已太晚了，並且覺得是無用了！）

吳寶（在客廳裏讓着酒）您是喝葡萄酒還是喝黃酒？

吳太太（轉了回來，把要哭的面孔換掉，用手摸了一摸頭額，好像要把她的憂愁擦掉。她漸漸地鎮定，重找到實際上應有的笑容，走回客廳裏。差不多自然的聲音。）對不起，對不起，諸位請吃酒吧！

（大家舉起酒杯）

大家（同聲）謝謝！謝謝！

——閉幕

尾聲

閉幕後隱約地傳出來的聲音 修好的老爺太太！有什麼剩的可憐點兒吃罷！（重覆數次，叫散去的觀眾有一部分聽見就可以了。）

——完場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八月一日初版

中國公論叢書之二

候光 (全一冊)

售價壹元伍角 (外埠酌加郵費)

著者 陳 綿

北京西四小紅羅廠八號

中國公論社

北京郵政信箱四十六號

北京西長安街

和記印書館

中國公論 各銷處



不准翻印

版權所有

82
75-2922
(4)

忠

.6
.7-7